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九

生民之什上

正大雅

生民

姜源為帝嚳元妃見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諸書宜為可信然揆之事理實有難
 通誠如張融所駁矣說載孔疏且非直此也姜源果帝嚳元妃則弃乃嫡子自應繼嚳
 而立何得先立下妃子摯又立次妃子堯而終不及弃乎宜呂記朱傳皆舍毛而
 从鄭也

巨跡之說近於誕罔嚴緝是非毛非鄭以為劉子異端云后稷生乎巨跡緯書妄說詳見孔疏史
 遷好奇見周本紀皆不足據似矣然武述敏拇之文見於釋訓爾雅正典亦有是

說也。況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交接有父母，則周家不應特立姜源之廟，別奏先妣之樂。而生民閔宮二詩，亦何為獨姜稷之母，不及其父乎？天地之大奇詭變幻難盡以理槩耳。

爾雅釋訓履帝丕敏丕跡也。敏，悔也。爾雅釋詩多舉全句，不應此獨截去敬字。則敏字絕句，敬字屬下句讀，其來甚古。不自朱傳始也。又毛訓敬為饗，則上下兩屬皆通屬上句為致敬，而神饗屬下句為神饗而介福也。鄭先訓介為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敬敬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之感，則明以敬字屬下句，與爾雅同。惟儀禮喪服注引此詩於敬字絕句，周禮賈疏引此亦然。意鄭先注禮未達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與至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耳。

生民詩自次章至八章，凡言誕者八，誕皆訓大，歡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易也。三章三誕置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稼穡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朱子疑其不甚通，遇矣。古人文字簡貴，豈如後世之平直而衍暢哉。至以為發語詞尤不致信發語為用，此多詞乎。公劉篇每章冠以篤字，與此詩之誕同耳。豈亦發語詞乎。

先生如逢，逢字乃借也。本當作夆，从夆，大聲。或洵作夆，它未切。

稷之見弃，毛鄭以為欲顯其奇異。史記以為疑其不祥，後儒皆从史記。啖孔氏已有辨矣。說見源正義亦謂一弃不已而至再至三，定是欲驗其靈異，不然業已弃之，勿

問其存亡可矣。又不然，當牛羊腓字時，即育之如邠子之於子文可矣。事見左傳宣四年何必自隘巷而平林，而寒水屢遷之不憚煩乎。蘇明允不信即乳之說，謂稷之見

弃由不塠副無菑害之故而引鄭伯寤生事證之其謬尤甚夫不塠副無菑害與大任之少凌騷搜一音小便也而生文王不加病者見晉語正相同不以爲慶而反以爲怪乎莊公之寤寤而生致驚其母儼之非其倫矣夫不塠副無菑害謂之不祥則必塠副菑害方謂之祥也亂無此人情

采薇詩小人所腓鄭破腓爲芘前已辨之矣生民詩牛羊腓字之鄭亦从毛訓避不用已說而朱傳反襲其破字之訓此不可解也胡一桂申其意曰牛羊見稷以足腓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此尤爲謬說經止一腓字耳旣爲足肚又爲芘一字安得兩訓邪況牛羊之足肚豈能芘護嬰兒邪

傳文質略然實簡而盡如鳥覆翼之傳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上補出翼字下補出藉字經意曉然矣覆翼兩字詩本互文相備故傳卽以補爲釋也蘇氏

曰覆蓋也則漏翼義又曰翼藉也則藉非翼字本訓古人造語之妙信非後人可

厥聲載路路大也毛鄭同此時聲音已大不復如呱呱時也陳氏解爲滿路陋矣載無

滿訓辨見皇矣以路爲大字訓之常何用求新乎覃評言長大也后稷稍已長大去初生

被弃時遠矣豈猶平林隘巷中而聲音得達於路邪

種之黃茂傳云黃嘉穀也茂美也言穀種之嘉疏以黍稷色黃當此設又言其美盛二字各

一義蘇氏曰黃茂嘉穀也併二義而一之襲傳語而失其旨

釋詁苞蕪豐茂也四字同義而其三皆見生民之五章故箋用其意但豐言艸茂

苞言苗所指各殊

毛以實苞爲本而鄭以爲茂毛以實種爲雍種而鄭以爲生不雜鄭優矣朱傳謂方苞指漬種時而種爲布種殆不然朱又云種甲塠而可爲種也豈未甲塠時不

可為種乎

方苞種稂發秀堅好穎粟十字乃禾生之次第孔疏以方苞為春生時種稂為夏長時發秀以下為秋成時當矣啖不如嚴緝以方苞種稂為禾之始生而苗發秀為禾之中而秀堅好穎粟為禾之成而實尤為明確也又此十字方種堅好皆與大田詩同而鄭氏釋方種字兩詩異義嚴推其故謂大田方阜與堅好文連是成孰時故以方為乎甲始生此方苞在種稂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為齊等大田種戒是未耕以前故以種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則種已擇矣繼言種稂在方苞之後故以種為生不雜此最詳盡可補孔疏之不及源案兩詩方字之異信如嚴說至大田既種箋云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是擇其與土性相宜不僅欲其不稂也此詩實種箋以為苗生之不稂是止言不稂於稂莠不兼地宜之意則二種

字所指各殊匪直時有先後而已

有郃家室毛以郃為姜源之國孔疏申之謂郃是稷之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可知啖傳又言之矣云堯見天因郃而生稷故封於郃則以郃封稷自是特出堯意但郃君未必有鼻不應奪其土地則從封之說長也宋羅泌國名記以為大王復取有駘氏曰大姜是駘猶在不以封稷稷封之駘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玕案大姜之為有駘氏女見列女傳而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大姜之賢見周本紀啖孔疏不用其說者豈非以與毛相左邪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

堯王伐殷歲在天龜

即立枵齊分野

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

音龐

公之所馮

音憑神是

大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郃氏女也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夾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琅玕而非有郃也意有逢即郃之從封或舉

其舊號而曰有郤如宋之傅商晉之傅唐楚之傅荆與然無可及也孔氏不用列女傳良以此

秬秠黍類也糜芑梁類也孔疏引爾雅郭璞注釋糜爲麥梁稟芑爲白梁稟郭說必有本也宋沈括筆談及蘇頌圖經皆以爲麥黍白黍此誤也彼徒見詩糜字與說文糜字字畫相近又見陶隱居別錄有丹黍米彊以爾雅麥苗之釀當之故有是說也不知說文糜字下从黍靡爲切詩糜字爾雅說文皆作釀莫奔切音彤俱別截然兩字糜字从黍訓爲糝稷也玉篇云糝糜似黍不黏與从禾之糜何涉哉至于丹黍赤梁色偶相同元是二穀何可合爲一也糜芑之訓當以郭爲正矣又案有赤黍名糠胡兼反見玉篇陶氏丹黍米其是物乎又秬即秬類是異黍之二米者羅願以爲卽來牟亦屬臆說

是任是負鄭云任猶抱也疏云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任爲抱源案古妊字通作任鄭豈以抱之於懷猶婦人之懷妊故訓爲抱與然我任我輦箋云有負任者則又合任負爲一所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王氏訓爲肩任未知何本

后稷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二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又李氏譏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躬自天子耳況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譏鄭二王之說以爲后稷於舜不得爲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嚳嚳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杞宋耳詎非二王後邪況肇祀者始祀也若

以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
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爲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爲尤
勝鄭破肇爲兆不如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
有爲嗣者修其先代禮物卻不得亦爲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
賜正是報功之典傳云堯國后稷於郟命使事天以顯順神天命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
意三也此郊祀姆指所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
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止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
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

或舂或揄揄音由非本音也揄自音俞訓引耳抒抒取出也謂抒米以出之義字當作抗
又作旣又作旨旨又音以沼反周禮舂人注儀禮有司徹注皆作抗說文作旨从

爪目而抗旣乃其或體

傳以蹂爲蹂黍箋易傳以爲潤濕之取舂揄簸蹂及釋然之次第也孫毓是鄭但
論字義則毛爲當呂記朱傳皆从毛又釋左从米漬米也與解釋字異釋左從來
采辨別也音亦同辨

傳釋載謀載惟引周禮隸師隸卜三語嘗之日隸卜來歲之麥獨之日隸卜來歲之成社之日隸卜來歲之稼即繼

之曰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之曰穀孰而謀陳祭而
卜矣此足隸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啖謀惟意卽在其中言當穀孰時已謀度
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善否因祭而祈年也后稷
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大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
可見謀惟祀事正爲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婢分析

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

云諫謀其日，思念其禮。

郊之位，在國門外，須祭較而行。蕭雝燔烈，皆為較祭也。自此而往，郊所設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往郊之意也。此指將祭時，下章豆登香升，斯為正祭時矣。二章文義相承，後儒指后稷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蕭為祭先，取雝為祭較，燔烈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孝思，祭較自為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不已贅乎？況較之所祭，即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大，后稷肇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竝稱，尤為不類。

嚴緝辨豆登登字，曰登升之登，無入。

正茂正，密二切。

豆登之登，有入。案豆登字作彘，从二

手持肉，杜豆上也。隸作登，从手持肉在豆上，又者手也。夕者肉也。登升字从死，从

豆，八本作火。

音撥，从止从少，少足刺火也。刺火難也。豆為登車之物象形。王謂之音槌，从反止，蹈也。

豆，八本作火。音槌，从反止，蹈也。足刺火也。刺火難也。豆為登車之物象形。王謂之

乘石，非俎豆之豆，無音可讀。二字之辨如此，嚴僅以有入無入別矣，疏矣。

生民詩八章，架構至為精密。首章推原后稷生於姜源，是一篇之綱領。末二句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則已為下七章立案。次章言后稷之生，不墜不副，無菑無害，此載生之事也。三四章言稷之始，而見弃繼而見收，以及稍長有知識，好種殖，此載育之事也。五、六、七、八章，言其為稷官而教稼，封有郃而肇祀，烝民乃粒，上帝居歆，為周室開基之太祖，所謂時維后稷也。又此七章文義，皆首尾相銜，連環而下，章法尤妙。次章既美其生之易矣，復言不寧不康，以起下章誕寘之意。三章既歷言誕寘顯稷之神異矣，而章末呱泣一語，又與下章覃訏載路相接。今以此二句屬上章，乃朱傳所改，非古義。四章言其幼而岐嶷，有異常人，因及樹芻象穀，無不美盛，已見若有神助。故下章即以有相之道承之。五章美其教稼之功，末句復言功成受封，為下三章之

統冒六七八章皆受封主祭之事而六章先言天與嘉穀便供祭祀因以肇祀結之七章卽承肇祀而問其如何方詳言祭事啖尚就将祭時言末章始言正祭祀而七章末語以興嗣歲見此祭爲所穀上帝正祀下章且登居敬意也其章法之貫穿如蛛絲馬迹蟬聯不斷可謂極其工矣且非直此也祀句言厥初由今而滌之初也結句言迄今由初而推之今也一祀一結遙相呼應無一筆疏漏滌此最有格律之伦學爲長篇詩者宜孰玩之

行葦

行葦雖成王詩然所言皆先王事惟曾孫始目成王耳首章箋以爲先王之愛物五章箋以爲先王將養老行歆禮七章箋以爲成王承先王之法蓋敘云周家忠厚是言累世積德非美一王也先王之法箋謂指文武其愛物行歆之事當別指

先世有道之君矣案吳越春秋言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艸運車以避葭葦又班彪北征賦云慕公劉之盛德及行葦之不傷又後漢寇榮傳云管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傳其仁皆以行葦勿踐爲公劉事漢世古書史猶多當必有據豈三家詩說乎康成雖不言何王意或相合矣

行葦後敘東萊疑爲講師附益容或有之朱子譏其隨文生義無復倫理亂不然仁及艸木愛物也內睦九族親親也尊事黃耆敬老也總爲王者忠厚之道何謂無倫理哉又謂說此詩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此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葦勿踐爲忠厚之實事不以爲興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毛公分章謂之故言自爲一章不以几

字上叶爾字御字下叶暉字耳殊不知詩卽行葦一物見王者愛物之仁於義自通何必判爲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爲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

文義允愜

說見呂記

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既遭割裂

在前後章復成贅疣

疣俗

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優此詩能悉

夏定之乎況漢世古音尚存所著樂府辭賦用韻多合詩易後儒徃徃據之及證

古音如吳棫韻補亦然朱子方祖其說以叶詩反謂漢人不知音韻是何言乎又

因曾孫二字疑此詩為祭畢而焚飢朱必然曾孫雖是主祭之侑然非祭時亦可

侑也狸首

見禮記賦義

詩言朕不言祭亦云曾孫侯氏矣蒯瞶自侑曾孫以告三祖

傳哀二年

乃是戰時非祭時

詩之興體無定有以少興多者

此體最多

有以多興少者

凱風首章小雅谷風末章之類

有全用興者

兼葭衡門鶴鳴之類

古人作詩豈若後世有常格乎即以朱傳之例言之以少興多者不勝

詘指至於四牡之四五章以三句興二句小宛之三章以四句興二句皆以多興

少也獨行葦首章譏毛傳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譏鄭箋有興而無所興為誤

恐難以服先儒之心也況行葦首四句毛鄭未嘗以為興乎

葦是叢生之物

周禮謂之叢物

故毛鄭釋敦為聚兒朱傳以敦聚為句萌之時非非本義

又其取興則以勿踐履興算遠昇爾以苞體泥泥興肆筵授几尤為不倫敦聚如

朱解則勿踐履時葦未成形

方體

生葦

泥也

至肆筵授几即算遠昇爾之實事耳兩

義豈能相配乎

苞艸名也可為粗履又本也茂也其見詩者如苞栩苞櫟苞杞之類皆訓為叢生

則通作枹生民之實苞行葦之方苞鄭皆訓茂此爾雅釋詁文也朱傳訓為甲而

未塚不知何本

方苞方體方者方來而不已方將苞茂方將成體其葦又泥泥然美好故不忍傷

之此方方長不折之意所以爲仁也鄭箋以爲終爲人用故愛之是直利之耳所見小矣

算遠昇僉鄭以尔爲揖而進之蓋夔禮有尔卿尔大夫之文也僉字毛無傳故疏以箋義述之謂無論遠近皆揖之使進

嘉肴脾臠疏云燔炙是正饌以脾臠爲加助則經文是加肴矣又云箋以脾臠爲加故謂之嘉是嘉與之嘉又云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是當時經文或加或嘉本各不同也未知誰得其正楷毛不爲傳無由定之宋董氏言舊本皆作加有定本作嘉唐改从定本此特因疏語而揣度其然玩箋文則溘世經本已有作嘉者矣孔氏申箋云正饌之外所加善肴則脾與臠合兩義而兼存之夫未盡善

敦弓兩章鄭以爲大飫王肅述毛以爲夔飫孔疏是鄭呂記是王案此兩章前後皆言飲酒之事前言飲酒是夔族人敘所謂內睦九族也後言飲酒是養老敘所謂外尊事黃耆也夔族人則旌酬之後飫以爲樂養老則先期行飫禮擇士以爲賓此夔飫大飫之別一在夔末一在先期而兩章言飫在夔族之後養老之前則二說俱可通也但此飫爲夔飫則當承夔族取義與下章養老各一體王旣以爲夔飫而又以爲養老之夔飫則失經文先後之次孔氏譏之宜矣東萊不從後敘謂此詩前後所言飲酒爲一事無睦族尊老之別故以王說爲啖啖此詩首敘本言忠厚而忠厚元非一端後敘別言三義以當之亦非誤也必如呂意則全詩皆夔同姓語耳首敘之義亂未盡於此

敦弓旣堅釋文云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此兩讀俱非敦字本音傳訓敦弓爲畫弓說文孳字亦訓畫弓是敦本孳字詩借用敦依字仍當作孳耳說文云孳都昆切

則此詩敦字亦應如本音矣。都昆切雖出徐鉉然淳本从彙以彙得聲彙字从高
俗从艸讀如純此叔重舊注也。純彙敦淳聲韻皆同則敦弓之敦斷宜以如字爲
古音矣。陸音徐反俱舍此而它讀者案玉篇淳字有丁么丁昆二切釋文彫音殆
本諸此又案有客篇敦琢其旅敦爲彫刻與此彫飾意略同。棧構篇追琢其章與
有客之敦琢追敦二字又形異而義同。而棧構追字都雷反有客敦字卽爾雅玉
謂之雕雕字然則此詩釋文之彫音其取於有客之敦而徐之都雷反又轉取於
棧構之追乎以音从義展轉相通非無因也。但本音自合正不必舍而它求耳。
敦實以賢毛云實客次第皆賢復引孔子矍相之狀證之是論其素行之賢也。鄭
謂名中爲賢較切於狀然毛說實爲正大況素行賢則狀亦必多中矣。
四鍤如樹意在美其中耳。集傳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貫革豈禮狀所重乎。

敦實以不侮東萊獨取晦庵不以中病不中之說源終嫌其巧箋云不侮敬也其
人敬於禮則多中此卽射義內正外直之意宜可用也。今集傳先訓不侮爲敬後
及不以多中陵人之說則朱子之所折衷有在矣。

酌以大斗釋文云斗字又作料都口反徐音主小雅維北有斗釋文亦兩音而音
主者沈重也。據徐沈音是斗與主醜元同韻不必用叶也。集傳叶之贅矣。近世陳
第古音及音主爲祖音斗爲堵亦謬。主祖堵今亦同韻不獨古也。何必改音況主
斗同音不僅韻同何反分爲兩音乎。案說文十升曰斗當口切料勺也之庚切此
詩大斗爲酌酒之器則依字當作料。又案易豐卦日中見斗與蔀字主字協。彼釋
文云見斗孟作見主蓋以同音故通用也。說文科字亦諧斗聲則斗料二字古音
爲主無疑。正韻四語韻中收此兩字皆音主得之。

以祈黃耆王氏解為乞言良是下章引翼介福則善言之益也敍云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正指此耳毛訓所為報鄭訓所為告俱未若王義長嚴緝從之

爾雅云台背耆老壽也則黃耆台背特老人之通稱耳大全載輔廣之言謂台背則老更甚於黃耆不知出何典毛傳云台背大老也不言黃耆次之也方言云秦晉之郊陳楚之會曰耆鮐二者省文而合為一稱其非兩義可知釋名云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耆亦以二者為同實而異稱並不如廣所云也

台背箋云台之言台也鮐大老則背有鮐文疏引爾雅舍人注以為背似鮐魚案鮐

音臺又音台史記貨殖傳鮐鱖祖禮切千斤漢書同文選吳都賦王鮓鮓音鮓鮓指此魚

也宋羅願爾雅翼以為即今之河豚魚又按文選劉逵注云鮓鮓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啗之燠煮食之肥

美據此則羅語良是

行葦末二章是養老之事故以引以翼毛鄭以為文王之事黃耆呂巖以為黃耆之輔成王義皆可通矣朱傳指此為頌禱之詞則黃耆者特稱願之虛言爾無所指目也引翼之者誰又誰所引翼者乎

既醉

公尸嘉告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廟以卿為尸卿出封則為侯伯侯伯入仕王翰則為卿皆有君道故稱公尸以為周先公之尸者非是成王時七廟為先公者三其四皆王也豈太王以下無嘏詞乎雖曰舉尊以槩井然文義偏枯矣况周先公未追王者自得蒙王號享王祭武成大告稱后稷為先王周禮大宗伯六享所稱先王則偏指后稷以下也何獨於尸而以公名之朱傳又引秦稱皇帝而男女稱公

子公主相例則愈疑非其倫祭不師古全無禮文法度豈成周比哉至天子女下嫁三公主之故有公主之稱非曰天子爲公也且至今猶然不獨秦也此證尤屬疏扁

其告維何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蓋此維何與下三維何語氣稍異故鄭特加訓釋是問其告之故非問其告之詞也祭饌既美助祭者又有威儀克當神明之意正當以告之故也集傳以爲尸告之如此又謂自此至終篇皆尸告之詞亂非是詩僅八章而五章皆綴詞反居其大半乎又古綴詞當有成文著於禮經非臨時臆撰也觀少牢禮載大夫綴詞則天子亦應有之矣成周詩人全諫禮經成語目爲已詩尤無是理也況此五章文體與少牢綴詞不類

君子有孝子與威儀孔時連文故毛鄭以君子爲羣臣然首二章君子皆因成王不應此獨異也朱呂以孝子爲主人之嗣子則與下三章祚曾孫子詞意重複惟嚴緝云威儀甚得其實由成王有孝子之行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爲孝斯得之但威儀上承朋友嚴語尚未分明當云羣臣之威儀甚得其實由君子有孝行以先之則上承朋友既明劃而下起不匱又有情矣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云匱竭類善也疏申之謂以學道轉相教化無有匱竭則天長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類義云不忝前哲之謂夫克肖前人何善如之與毛義相成矣世德相承實天意使然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爲族類謂孝行垂匱竭長以與女之族類又據左傳引此詩證考叔純孝施及莊公爲說不知左氏引詩以證施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耳鄭以爾類爲人與祚曾爲天與義不畫一矣

室家之壺俗壺謂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毛訓壺為廣與周語合必是古義相傳如此也鄭以壺為相謂室家先相致相親以化天下使相親則意大迂曲不如毛氏訓廣合之周語廣裕民人之解為順矣近有以室家指民間言者更為明捷又與毛傳周語不相違可來也至朱傳漢遠嚴肅之說夙礙於理漢居九重王者之常事何勞臣子致祝邪况聞聲偪解趙高所以愚二世也而詩人亦以此偪願於王是成周賢公卿與敵秦官豎所見乃略同吾未敢信

鳧鷖

敘言守成又言持盈守成持盈正所以守成也盈易溢溢則成者毀矣持之使勿溢云尔無有後艱傳云言不敢多祈也斯持之之道與朱傳以鳧鷖為實尸之樂殆非也繹者祭名也祭祀樂章空歌頌豈歌雅哉繹祭

之樂歌自有絲衣矣焉用鳧鷖乎朱子之為此說者徒據公尸來夔語耳然詩詞與樂章不相應者多有此詩雖咏繹非必奏之於繹祭時也鶴巢詩豈國君娶婦之樂采蘋詩豈夫人助祭之樂乎又以假樂為公尸會賚一似尸實時王與公尸卽席唱酬者尤令人難信

鳧鷖五章公尸毛傳皆指宗廟言鄭箋分之為五以首章在涇為祭宗廟之尸次章在沙為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在渚為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漑為祭山川社稷之尸末章在豐為祭七祀之尸曲為分配永叔譏其臆說信矣然或謂天地山川社稷之有尸乃漢儒之說不足信此大不啻也案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奏肆夏大祝大祭祀隋許規切豐逆牲逆尸小祀大祀祀逆迎尸沃尸盥凡言大祭祀者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也而國語亦言晉祀夏郊董伯為尸是郊祀天地有尸

矣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祭五帝與祭社稷皆有尸矣禮記曾子問天子既殯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醑不酢又月令注引逸禮中雷禮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設祭於寗是祭五祀有尸矣絲衣篇繹祭高子以爲靈星之尸是祭星辰有尸矣此皆見於經傳安得謂漢儒之說乎況漢世近古其傳聞必有據石渠論白虎通所言右渠論曰周公祭天大公爲尸白虎通云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既醉正義引之未可疑其妄也

鳧鷖五章陸佃以前四章分配神祇祖考而末章總之較勝於箋矣來成言禮也來爲言考也傳云享爲孝子則考可知天神在上故言來下地祇在下故言來崇此與敘甚合

福祿來爲毛云享爲孝子也鄭云爲猶助也助之正以爲之鄭申毛意耳爲訓助故釋文云于僞切又云協句如字朱傳助爲無音叶豈欲讀如字邪

假樂

假樂假字音暇訓嘉詩禮記爾雅三釋文皆同朱傳據中庸左傳改爲嘉不知假本訓嘉不必破字也案假字有遐賈嫁暇格五音其言暇者凡五見詩及注此詩假樂與周頌假以溢我假哉皇考三假字傳皆訓嘉商頌昭假遲遲箋訓暇又皇矣箋引書五年須假亦爲暇義此五假字釋文皆音暇而假之一音實兼嘉暇兩義也又案朱傳假作嘉非音嘉也近世俗本集傳直云音嘉誤矣以楊用修之傳雅亦據其音爲正列假字於轉注古音楊所著書名六麻韻中甚矣俗本之誤人也

大明篇保佑命尔假樂篇保右命之一指武王一指成王文同義亦同也鄭箋於大明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於假樂則以爲成王官人必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

詩經通義引
作朱傳訓助而
無音失之略矣

命用何忽異其說也右本訓助轉爲本舉之義不已迂乎舉而後用官人之常何足稱美乎此詩毛無明解案中庸引此鄭氏注云保安也右助也孔氏述之云天乃保安右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複之當以此解爲正集傳亦主禮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古注本指成王蘇氏以爲子孫遵成王之法亂不然朱傳則併下二章皆言子孫矣詩本嘉成王何及詳於子孫而略於成王也又穆皇以下旣祝子孫則與首章所指各別文義亦不相蒙大全載劉瓌語乃謂下三章皆申首章而一一分配之述朱而失其指矣

無怨無惡鄭云天下皆仰樂之無有怨惡歐陽云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意大同而小異皆謂不爲人所怨惡也此說得之其以爲無私怨惡於人者誤矣不獨橫增一私字也有私惡必有私好止言無私怨惡文義及成遺扁矣集傳兼載兩說

而反寘鄭義於後

燕及朋友以族人之恩及之也禮有飧食族燕燕乃其常羣臣有功則燕非其常也故云燕及以美王恩意之隆也

此箋說

朱傳訓燕爲安而曰人君能綱紀四方臣

下賴之以安文義亦通但與下不解於位不相顧矣不解兼指君臣言也君臣皆勞民始得安何得臣獨逸乎東萊云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民所由休息也朱傳旣云臣賴君以安而又引呂語不自相牴牾邪

邶風伊余來塋大雅兩民之攸塋凡三塋傳箋皆訓息假樂疏據爾雅四息某氏

注引詩民之攸塋以爲塋與四古今字良是也案四說文作隸云卧息也从鼻

隸

聲弟音然則詩作塋乃借也說文塋作墘云仰塗也从土旣聲其冀切書塗塋茨

梓材

當此義矣詩借爲息故釋文云虛器切音亦不同至愆者乃古愛字玉篇以當此

暨夙不然又正韻釋暨字引詩來暨彼暨从仰塗取義訓爲依附說亦可通但不
知何所本其標梅暨字毛訓取與三詩同音而異義

毛詩稽古編卷第二十

生民之什中正大雅

公劉

大雅自公劉至召旻正變雅十有六篇敘皆得作者主名召康公穆公凡伯衛武
公芮伯仍叔尹吉甫凡伯共八人召康公三詩皆正雅也其變雅則召穆公三詩
二刺厲王一美宣王也衛武公芮伯各一詩皆刺厲王也仍叔一詩尹吉甫四詩
皆美宣王也兩凡伯共三詩一刺厲王一刺幽王也抑爲武公作桑柔爲芮良
作別見春秋內外傳崧高饗民則吉甫自著名氏餘皆賴敘以明其說必有所受
矣朱子不信小敘故除武公芮伯吉甫四詩外皆爲疑詞卷阿詩則又參以紀年

不窟末年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不窟失官奔戎翟之間皆周語文也其曰公劉雖
在我翟能脩后稷之業者特因周語及詩兩文而想其當然也周語言不窟事而
不及公劉詩言公劉事而不及不窟遷又以公劉為不窟孫中間正隔鞠陶一世
不容他徙遂意其當在戎翟間也周語又言竄之後不敢怠業以至於奕世載
德不忝前人則公劉當與焉而詩亦言公劉導民之事遂意其能脩后稷之業也
其日務耕種行地宜即詩所云陟則在嶽復降在原逝彼百泉迺陟南岡相其陰
陽觀其流泉及既順迺宣徹田為糧也其曰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即詩所謂涉渭
為敵取厲取鍛也其曰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即詩所謂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
橐于囊也其曰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徃而保歸焉即詩所謂既庶既繁而無永
歎爰眾爰有也其不言公劉遷幽而言于慶節立國於幽者史遷未見毛傳不知

爰方啟行即遷幽之事故詩中雖有于幽斯館幽居允荒之語猶未以為定都於
此當載籍輟軼公劉事無他典可稽止據詩詞敷演而為之說毛傳尚未行故不
及取而著之於書後儒反援本紀之文以非毛傳不亦惑乎惟周語言不窟奔翟
公劉不應更杜邠與毛傳相矛盾故綿篇孔疏以為不窟已竄幽猶尚徃來邠國
末節定居於幽至公劉而盡以邠民徃居焉是定居於幽自公劉始此足通兩書
之異而未盡也仲達斯言猶拘於周本紀所著世次及康成幽諧謂公劉與太康
同時之說耳本紀以周十五世當夏殷二代千二百年之久先儒已規其謬孔疏
每世在位八十許年子猶將老始生以理推幽諧之言又與周語不合辨見下條俾未
之實難據信史記索隱正義辨之意亦同可信則公劉之與不窟相去不知幾世豈非祖孫也源謂不窟失官奔翟因夏之
衰韋昭以大康之敵當之應不誤迨少康中興纂禹之績愛民重農不窟子孫自

當還於舊都脩先人之職則有郅疆上應如故竹書紀年云少康三年復田稷約

注云后稷之後不復復其官必併復其國矣至公劉再遭夏敵是桀時說始去有郅

定都於豳耳故不窟之竄公劉之遷皆避夏敵皆自郅出事略相同而時世不必

相接後儒不信毛傳皆因過信史記以兩君為祖孫世次相近之故故特論之以

俟識者擇焉

公劉遷豳毛傳止云遭夏人之敵未定何王之世也鄭譜指為大康時孔疏疑之

謂據韋昭國語注不窟與大康同時公劉乃不窟孫不應共世當矣但謂不窟失

官在大康始衰之時公劉見逐在少康未立之前此特遷就其說曲為鄭譜回護

耳夫大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主始滅於寒浞則少康未興以肯豈得越兩王

而名為大康時邪譜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太子晉十五王及衛

彪侯十五世之說皆見周語晉言后稷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侯言后稷所記

世次最為疏扁公劉之為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郅積

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漢初去古不遠敬所聞當有據矣夫十餘世則非

曾孫避桀則非與大康同時此足證本記及豳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

於傳而不改本紀之誤何弗思乎

公劉之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也傳云篤皐也敘所謂皐於民是也首章言去郅之

事次章言度地之勤三章言建立都邑四章言蕪勞羣臣五六章言築室授田利

民富國之事而六以篤字冠之則皆皐於民之道也公劉之皐非一端而避夏遷

豳尤為皐之至公劉食足兵彊雖遭迫逐猶可固守乃沒意去之無所恪恪寧勞

其身不忍鬪其民篇首言其可居而弗居可安而弗安有疆場有倉積而弗有以

脫民於鋒刃莫加於此矣大王之避狄遷岐殆其家法乎然二君雖當奔竄之餘而相度從容經理周密絕非流離播遷倉皇失措者比蓋其奔國之初尚中先有成畫去小利就大謀度可為而後動非徒姑息為仁退避為義者也厚德之中有大略存焉見於綿公劉兩詩矣

于橐于囊諸家釋橐囊各異約之有四說焉毛傳曰小曰橐大曰囊王篇解亦同孔疏申毛引左傳銷盾食靈輒寔食與因於橐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於囊以橐僅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此一說也文選于實晉紀論引此詩呂向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反此又一說也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孫奕示兒編亦引之今水說文云囊橐也橐囊也與二書所引不同此一說也唐韻云橐無底囊徐鍇云無底曰橐漢書師古注云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刑法記反趙克國二注皆同宋董氏及朱傳

因之此與釋文反又一說也四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矣又孔疏引趙盾陳乞一事似為確證然史記平原君傳云若錐之處囊中漢書揚雄傳云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則囊未始不以盛物橐未嘗不可容人也意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備人各以意名之故說各不同乎

干戈戚揚箋云戈句于戟也疏無發明案攷工記治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云戈今句于戟也或謂之鷄鳴戟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于戈句兵也主於胡也疏云戈與戟別而鄭云戈今句于戟戈戟共為一者據漢法而言鷄鳴以胡似鷄鳴也擁頸以胡曲故也以其有胡子故為句兵又禮記文王世子注云戈句于戟也疏云如戟有子刃因引治氏文而繼之云以其句曲有子戟又曲禮疏云戈句于刃也

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而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四寸接柄處長四寸竝廣三寸用以向害人據此諸說是戈戟皆向兵但小枝向上爲戟平之爲戈微有不同故戈亦蒙戟名而以向子別之向子者以其橫安刃不向上而鉤也且其字篆體作戈本象戈形說文謂之平頭戟云戈从弋一橫之象形是已又莊四年左傳楚武王授師子焉杜引方言云子者戟也疏云方言戟楚謂之子郭注云取名於向子也戟有上刺之刃又有下向之刃故以向子爲名是戈戟之用俱杜向子大類而小別也方言又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子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曼胡其曲者謂之向子曼胡郭注云向子曼胡即今之鷄鳴向子戟也夫戟而無刃殆即所謂橫安刃不向上者正指戈而言然則子者本以名戈而楚獨以名戟杜特據楚語釋子耳故治氏疏引左傳注云子向子非杜注當

是服賈諸家語不言是戟與杜異也

爰方啟行毛鄭皆釋爲方開道路而行蓋時遭迫逐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設其兵器以方開之也齊語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法相同集傳曰方猶始也文義亦通但與上二語少情

毛傳謂公劉遷豳從者十有八國本指諸侯也曹氏以爲民之從遷而引爲既庶既緜之證誤矣諸侯之從不過同避夏敵耳非同適豳也豳地能容十八國乎而無永歎傳云民無永歎猶文王之無悔也此特釋長歎之爲悔耳民不以遷爲悔猶文王之作事無所可悔也仲達謂民不恨公劉猶文王之德不爲人懼遂用此義以述皇矣詩傳殆未必得毛指

鞞鞞容刀朱傳既以正義飾容刀爲容飾之刀又引或說謂容刀如容臭言鞞鞞

之中容此乃此誤解詩併誤解內則也案內則疏引庾氏箋語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也與詩疏容乃同義

詩多言原隰皆沔指廣平下溼之地昇獨公劉篇度其隰原鄭氏著之於豳譜云杜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疏申之云禹貢雍州荆岐旣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孔氏書疏又云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鄭公以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據此當爲地名況禹貢原隰底績上有荆岐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下有豬野是澤名而原隰與之竝列定非地形高下之通稱鄭氏旣引書以作豳譜孔氏復合詩書二文以證其爲一則公劉篇度其隰原自應訓爲地名然鄭氏箋此詩云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則仍是廣平下溼之通稱耳孔氏亦隨文釋之末雖引豳譜而不爲

置辨恐屬疏忽

取厲取鍛鍛者治鐵之名非石名亦非鐵名也毛傳云鍛石鄭嫌以鍛爲石名故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孔疏云質樵也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樵質是鍛雖非石名然取石以供鍛用則毛之訓爲石仍是道其實也朱傳訓爲鐵鐵未有名鍛者豈以爲鍛成之鐵乎鍛成之鐵已爲人有不比山間頑石可取之無禁也又釋文云鍛本又作礲說文云礲厲石也豈厲與礲乃一石乎又今說文礲作礲徐音乎加切與釋文異別有辨詳附錄

芮籟俗之卽傳云芮水涯也箋云芮之言內也然則芮乃水內涯名非水名也字當作汭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注引詩芮籟證之及箋詩則不用前說孔疏以爲注禮時未詳詩意良是也蘇氏反取其禮注通義駁之當矣又案職方

賈疏亦辨其故謂詩上言夾其皇澗滌其過澗故以爲籀爲外內周公制禮時以
汭爲水名汭卽皇澗名爲汭耳賈以汭爲皇澗之別名殆是臆說不如孔疏之當
又籀訓水外字當作坻籀字乃借也職方鄭注引詩作坻漢書地理記引詩作阨
師古曰韓詩作阨案坻汎阨三字不見說文而見王篇皆居六切注云水外曰坻
阨古岸也汎水文也廣韻汎訓同王篇坻阨二字皆兼曲岸水外之義則爲籀籀
字當以坻爲正而阨次之餘皆借也

河酌

公劉卷河酌三詩皆召康公戒成王而意各有所指公劉戒以阜民事也河酌
戒以脩德行道也卷河戒以求賢用士也鄭氏釋河酌用左傳昭忠信之說正合
敘意澆水可薦神明所謂皇天親饗也豈弟爲民父母所謂有德有道也成王它

日命君陳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深有得於此詩之義矣
蘇子由以爲行潦至薄挹而注之可以饒饒見物皆可用喻君子之於人才彊教
悅安未嘗有所弃猶父母之無弃子與敘意全不相蒙況民之父母民之攸歸民
之攸暨民字槩指士庶言何得轉目賢才又求賢用吉士是下篇立言本指不當
此詩豫及之也

可以饒饒言行潦可供饒饒之用耳朱傳釋饒義謂蒸米一孰而以水沃之乃再
爨一似用行潦專爲再爨也豈一蒸時不湏水乎又毛詩云饒饒也正義引爾雅孫
炎注云蒸之曰饒勻之曰饒郭璞注云饒音修飯曰饒饒孰曰饒而申之云爨米謂
之饒饒必饒而孰之故言饒饒然則一蒸之後勻之復孰何用更沃水乎又饒字
義說文云一蒸米玉篇云半蒸飯廣韻亦云一蒸竝無再蒸之說又案饒本作饒

或作饋

河酌詩集傳引表記彊教悅安大學民好民惡之語不過證豈弟父母之義非有兩層意也大全載輔廣之言以彊教悅安爲成民之才民好民惡爲體民之心又云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是豈弟父母成二義矣世有彊教悅安尚與民心好惡相違者乎

卷阿

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弟箋疏皆曰大臣即敘所謂賢也敘所謂吉士則經文之藹藹吉人藹藹吉士也能信任大臣處之尊位則求賢滿朝矣嚴坦叔推演其說以爲成周雖多吉士不可無大賢以爲之統盟時周公有明農之請召公飭周公歸政之後成王任用非人故勸王虚心誡已求豈弟之賢而任

之斯語良是也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同一豈弟君子河酌目成王不應此篇遽爲賢人似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來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傅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礙於文義又召公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章徒爲頌禱之諛詞不一及本指乎朱傳以爲極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歌動之五章之後乃告以致此之由茲特彊爲之詞耳詩意未必然

人主用賢始則虚心誡體以致其來終則寵賚錫予以報其功而賢者既用上則能成就君德下則能表正民俗中則能使庶僚竭力以致太平其義皆昇於卷阿詩矣首章取興卷阿末章傅述車馬正用賢始終之道也二三四章三言俾爾謂君德成也五十六章兩言四方謂民俗正也七八章兩言藹藹謂庶僚竭力也九章

言鳳鳴之和桐生之盛謂致太平也此用賢之效也首尾二章論人君用賢之道而中八章皆盛稱其效以為勸篇法章法最為完整

卷阿集傳云召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詩以為戒其說本竹書紀年紀年云成王三十三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是也嘽阿是大陵之通稱卷是卷曲義非地名也詩以為興不言王游於此也且紀年言王游不言王歌也言王歌見紀年注則在十八年非歌於游卷阿時也歌見後紀年因詩而附會

集傳又因紀年而增益之耳紀年之書先儒不用以釋經故朱子雖祖其說而不著其所自出

首章飄風自南釋文飄作票云本亦作飄其匪風飄兮飄風發發釋文皆云飄本又作票案票方昭切本作興說文云火飛也从火幽與興同意體從昇凶聲升高

也大飛必上升故云同意今興字惟見周禮它典皆作票隸省也周禮州人輕輿用犬注輿輕

脆者疏云輿脆聲相近故知輿即脆也又漢書霍去病傳票姚校尉票騎將軍師古注以為勁疾之兒五行記谷永言成帝崇聚輕票無諠之人合諸說觀之票

乃輕速之稱蓋从火取義也毛訓飄風為回風疏引爾雅回風曰飄李巡注云回風旋風也凡風之回旋者必輕揚而迅速詩飄票文雖異義則相通矣

伴鼻毛訓為廣大有文章音判渾鄭訓為自縱弛之意音畔換孔疏辨之矣第祿第字毛訓小音弗鄭訓福音廢釋文引徐沈二家語亦甚明呂記朱傳皆从鄭訓

用毛音不已疏乎又伴鼻如鄭解則與優游意覆不如毛以伴為廣大鼻為文章之當且本於孔子之言孔是引之云鼻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津涯見正義尤為有據但王肅述毛云周道

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獨以伴鼻指正而分游與

優游尔休指君子割截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獨異又此三章言尔者凡十三皆指王不應此二尔字獨異斷非毛指也嘗參諸鄭箋而爲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哉爾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哉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其規模制度弘遠而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享太平所謂尔游也優游爾休又承尔游而申成之文義蟬聯語平而意貫矣

馮翼孝德分爲四義皆指賢人之德言馮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孔疏之解甚當呂記謂馮翼目成王言王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得有孝有德者然後可則四有字文義參差殆非詩指

鳳凰于飛箋云時鳳凰至因以爲喻孔疏引書君奭鳴鳥不聞證之當矣案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鷟音岳鳴於岐山韋昭注云鸞鷟鳳凰之別名也詩云鳳

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岐山之舊乎此又一證也又周書王會解云西申以鳳鳥方揚以鳳鳥解所言正指成王時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之事此尤足爲證而孔不之引豈偶未及耶至竹書紀年云成王十八年鳳凰見遂有事於河沈約注云鳳凰翔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此集傳所謂游歌也紀年非正典宜不爲所據信矣案神鳳操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感靈賴先王兮德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詞調卑弱非三代人手筆其爲僞作無疑

呂記云亦集爰止言聚萃也亦傳于天言布楛也此二義取興園優萃聚喻入佐朝廷與媚于天子相應布楛喻出隸蒞俗民社與媚于庶人相應

藹藹毛云濟濟鄭云奉職盡力意皆出尔雅疏合二義言之云美容又盡力夫美容盡力所以爲吉士也蘇氏改訓爲衆多則下王多複出矣又釋文云藹說文作

藹案說文藹从言葛聲臣盡力之美亦與釋訓同又此字近世有上去二讀正韻解泰二韻皆收之非古也釋文藹於害反說文王篇皆同止有此一音無讀上聲者又皆入言部示兒編云藹字釋文與禮部韻並音去聲意宋世已有上聲之誤故孫特置辨與

維君子使集傳以君子目王自知與下句文義難通也因引六月篇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相例不知彼詩于本訓曰出征以佐天子正王命吉甫語也故王與天子文連無礙於義非此詩之比

爾雅釋訓篇解詩不傳釋字義直舉作詩大指以爲言如藹藹萋萋臣盡力也雖喈喈民協服也惟藹藹是正釋耳詩萋萋自說梧桐之盛雖雖喈喈自說鳳凰之鳴而釋訓以臣民當之是推明全句意非解其字也毛鄭俱祖是說惟興與不

興有異以鳳凰梧桐爲太平之實驗而致此瑞則由王之用賢此毛義也以鳳凰喻賢士梧桐喻明王此鄭義也較論之鄭義差長

君子之車旣廣且多君子之馬旣閑且馳言賢者車馬之盛見王寵賚之隆也若君子目王不過王有此車馬耳與優賢意何關

矢詩即首章之矢音也遂歌即首章之來歌也來歌矢音承上豈弟君子言矢詩遂歌承上兩君子言皆謂賢者矢之而爲歌也但首章來歌以矢其音是賢者自歌之末章矢詩而遂爲歌是樂工歌之爲異耳末章傳云不多少也明王使公卿獻詩遂爲工師之歌傳泛言公卿是即詩之君子而敘所謂賢也箋以矢詩爲名公自言孔疏因謂公劉河酌卷阿即所矢之詩而此二語爲三篇總結似矣然矢詩遂歌與來歌矢音首尾文義相應甚明箋疏之述傳殆未合詩意

生民之詩下變大雅

民勞

民勞敘下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疏引世本及周本紀明其世次以為并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誤矣案本紀孝王乃并王弟夷王乃懿王子也世本即史記所據亦應與本紀同疏又引左傳服虔注言召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竝生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短長也此語固然而猶未盡案召康公最稱多壽論衡言其百八十歲必有據也計其生存時當及見七八世孫成又冲主特與其雲仍同輩耳世數差殊又何足怪

汜可小康毛云汜危也鄭云汜幾也疏申毛云汜之下云小康明是由危即安故以汜為危又申鄭云汜之為危無正訓又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故以汜為幾源

謂孔氏失毛鄭意矣毛云危即近義易曰其殆庶幾殆與危義皆可通於近但毛語未明故鄭云幾正申毛危意非易傳也又尔雅釋詁音聿幾裁殆危也音汜幾汜

也幾幾危汜轉互相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耳豈有異乎又案汜尔雅說文皆作汜从水气聲气即古氣字消作气俗為乞與請乞義但尔雅釋文汜音蓋詩釋文及說文皆許訖反音各不同說文云水涸也或曰泣下與詩雅義又不同廣雅汜許乞反盡也音同許陸而訓釋又異當以毛鄭為正

無縱詭隨毛訓為詭人之善隨人之惡朱傳訓為不顧是非而妄隨人雖小異而實同歸也後漢書陳忠傳引此詩章懷注云詭誰委隨之人朱說當本此

慤不畏明說文引之替作替云魯也从日子林反从二先聲臣鉉等以今替

字即替字之偽又說文别有慤字云痛也則慤替是兩字詩中慤字多訓魯當以不

箸心苟爲正惟雨無正慤慤日瘁當从心耳後人傳寫合兩義於一字久矣

柔遠能邇見書亦見詩鄭注書則曰能恣也箋詩則曰能猶如也如字唐初已不

載字書音義莫攷釋文借用廣雅如字訓廣雅云如釋之正義用書注恣意釋之若也均也

然鄭箋自有解矣箋云安遠方之國順如其近者則如義當與順相同又釋文云

能毛如字鄭奴代反據徐反能與耐同如當訓忍訓任徐邈晉人去鄭未遠宜得

如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毛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義

也案尚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孔訓柔爲安疏引王肅云能安遠者乃能安近

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徐意或如之

板

板蕩首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

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攷然韓詩外傳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爲君返

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諸詩耳後儒易其

說最是拘墟之見又天之牖民下文皆言王者之事尤難徑屬上天李氏解爲順

天理以牖其民迂矣朱傳曰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亦迂

靡聖管管毛以管管爲無所依繫必有本也訓爲小見者蓋因管字而傳會之曹

氏之陋說也詩緝引之誤矣案管本作憲廣韻云古滿切詩傳憲憲無所依又音

貫然則此詩管字乃憲之借也與管見義何預

亦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小人逢迎其主徃徃勅立新法以助其虐厲王

時紛更舊典必多周語太子晉也厲始革典斯其證也首章靡聖管管六章無自

立辟正此意孟子解泄泄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以先王爲非故敢於自立法也與

釋訓意昭合朱傳以泄泄爲怠緩悅從亂非孟子沓沓之義沓沓者襍沓競進之
兒解見小雅十月之交故以棄禮義非先王實其說夫弃禮義非先王豈止於怠緩悅從哉
案說文泄泄作泄泄云多宮兒沓沓云語多沓沓義正相符矣又多言與制法則
似異而實同人主紛更舊典羣小必爭先獻媚各進其說說文解字義故止云多
言尔雅釋詩義則推其多言之故

詩三言泄泄泄泄其羽傳曰雉飛而鼓翼也桑者泄泄兮傳云多人兒無然泄泄
傳云猶沓沓也三泄泄所指異而義則同鳥之鼓翼爲求雌也人之衆多怠蠶桑
也臣之雜沓爭獻媚也總爲競進趨先之態朱傳皆反其義
天之方蹶蹶俱衛反動也朱傳既解爲動矣又云顛覆之意訓顛覆則蹶當居月
反今兼兩義不知讀何音

辭之輯矣辭之懌矣鄭以辭爲王者之政教蓋上文戒羣臣毋助王爲虐因言國
之安危繫於出令如此不得輕變先王法也其說本當而嚴緝非之謂戒以僚友
之言論宜相協和誤矣夫言論貴其是豈必其同乎以下數章觀之當時濯濯者
止一老夫耳其囂囂者譏譏者夸毗者皆隨聲附和唯諾亂後者也尚慮其不相
合哉嚴又譏鄭以爲上下文皆責僚友中忽言王者出令詞意不倫則不獨失詩
意併失鄭意鄭原云此戒語時之大臣矣政教雖出於王者而輯之懌之臣亦與
有責焉故告戒之與上下文正一意安得謂不論乎

聽我囂囂毛云囂囂猶警警也疏引尔雅警警傲也申之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也
囂字音五刀反訓爲自得不肯受言之兒以自得訓囂囂雖本孟子趙注然轉爲
不肯受言迂矣

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義同尔雅先儒皆遵用之朱傳獨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
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即以諛言毗之夫夸毗與蘧篠戚施一類乃見成偁自非
可分析取義也此解不已鑿乎況毗本作毗从囟比聲人臍也轉訓益訓厚訓輔
並無作阿附解者案夸毗玉篇廣韻皆作誇毗字集韻亦作髡髡與毗字本訓
不相蒙

尔雅蘧篠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此三者曲盡小人狐媚之態而皆見
詩今合之它典則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語異而義同巧言即口柔令色即面柔便
辟即體柔論語亦言巧言令色足恭注便辟兒書傳亦云便辟足恭孔仲達釋
夸毗云便辟其足肯却為恭今經生解足恭異此誤也則足恭也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
一實也孟子述曾子子路之言所謂未同而言者其口柔乎諛笑者其面柔乎脅

肩者其體柔乎取人與立身皆當戒此三者聖賢之垂訓古今同符如此又安蘧
篠廣韻作蘧篠戚施說文作醜醜廣韻及玉篇作規覘晉語以二者為疾名說文
以蘧篠為粗竹席醜醜為詹諸取象於廢疾與器物其賤惡之偁與夸毗亦必有
所象今不得其說矣

棗斂蔑資毛以蔑為無資為財義本通也集傳曰資與咨同謦歎聲不獨改字文
義亦乖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立辟者立法也自立法必廢祖宗之法所謂國將亡必多制
也成王之賢也由舊章厲王之競也自立辟可識興亡之故矣李氏謂民多邪辟
王不宜又為邪辟朱呂皆從之此非詩旨左傳宣四年孔子引此詩譏洩冶處邪
僻之世不可自立法意正與古注同不然洩冶諫君可言邪僻乎

又此兩辟字毛鄭上訓邪僻下訓法故釋文上匹亦反下婢亦反下章大師毛鄭以爲三公故釋文音泰呂記立辟从李氏訓邪僻大師从王氏訓大衆而音反仍襲釋文之舊殊少簡點

以大宗爲同姓世適宗之爲王之適子者鄭康成之說也以大宗爲巨室宗子爲同姓者王安石之說也晉士蔣對獻公僖五年左傳引此詩而云君其脩德而固宗子

何城如之宗子暗指申生正適子之謂鄭說有本矣李樗从王說反引左傳證之何弗思與

及尔出王毛訓王爲徃王之訓徃獨見此耳說詩者頗以爲疑近世說文長箋言徃逞徃謹等字皆从宐詩出王本作宐石經因凡字从宐者併消宐爲王併出宐字亦消作王斯言良是也案說文宐从出隸作杜土上出本象艸出而借訓徃宐

以出取義訓艸本妄生則亦可借訓徃傳義有徵矣又趙謂此字是石經所改則孟蜀以肯經文尚作宐也故宐乎光切王雨芳切異音而釋文無音反是唐本之爲宐字可知也後儒不察妄爲徃音以就之陋矣夫王字止有平去兩讀安得有上聲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二十一

蕩之什上 變大雅

蕩

蕩敘云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此詩爾雅云版版盪盪僻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兒蓋上帝本指厲王譏其喪法度而在民上爲人君也此詩蕩蕩與堯舜之蕩蕩無名洪範之王道蕩蕩取義各別矣歐陽氏訓爲廣大殊失詩旨蘇氏因此謂小敘蕩蕩與詩之蕩蕩不合夫敘詩者豈能逆料後之誤解乎案說文平坦義當作惕狂放義當作愒亦作惕滌除義當作盪廣大義當作濼蕩本水名與此四義俱無涉今惕愒濼三字不用以一蕩字摠其義而問亦作盪此俗之

譎也古今文必有別矣即如詩魯道有蕩此揚字也書以蕩陵德論語其蔽也蕩今之狂也蕩及詩蕩蕩上帝此懷字也法度廢壞正放義矣書洪水蕩蕩孔傳訓滌除此盪字也論語君子坦蕩蕩及堯之蕩蕩當作漾漾訓水漾漾近廣遠義矣書王道蕩蕩孔訓開闢則亦廣遠義當作漾也漢世去古未遠所見經本較真又師授有自故訓釋得其當後儒徒據俗本妄肆紛更及譏先儒為誤豈非經學之一厄哉

又案經典中語同而美惡異義者甚多如同一欽欽晨風以為憂鼓鐘以為樂同一翩翩四牡以興使臣南有嘉魚以興賢者蒼伯以刺讒人同一藐藐抑篇以為不相入崧高以為美兒瞻印以為大兒豈弟君子至美之稱也而齊人譏文姜亦用之繼繼從公昭二十五年左傳語忠愛之誼也而召公惡詭隨則謹之此類難勝詘指蓋

自有經以來字體屢更經文亦屢易衛包所改之經已非漢隸之舊况古文大篆乎較之判定之原文不啻內典之遭翻譯矣又加以傳寫之踏誤俗學之沿譎來二千年古經面目幾不可復問啖字形雖易而字義猶可攷此漢唐注疏所以為功不小也後儒所據者俗本所識者俗字驟見先儒訓釋大有逕庭遂駭之疑之因而掇擊之悉易以臆解郢書燕說其謬可勝言哉

曾是掇克毛訓掇為自伐克為好勝蓋定本掇作倍倍是兼倍於人故為自伐毛殆據倍字釋之耳箋不易傳意漢世經本皆作倍也釋文云掇聚斂也案說文訓掇為把乃入水取鹽之名史記武本紀掇視得鼎注以掇為手把土皆是剝取之義陸云聚斂當是也然此止釋掇義耳王氏曰掇斂好勝之人掇訓从陸克訓从毛此得之朱傳解經為聚斂之臣夙遺克義漢書斂傳師古注引此詩而擇之曰

拊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豈謂以聚斂行其克害乎朱子最喜顏監殆祖其說但克害之事多端寧僅聚斂顏注云云或分爲二義亦未可知

蕩詩兩義字皆訓直而秉義類言汝所秉用之人空善也

箋訓類爲善

不義從式言沈

酒之行不宜從而法式之也案古義儀宜三字通用宜鑒於殷禮記引之宜作儀如食宜饁釋文宜本作儀其儀一分箋訓儀爲義我儀圖之釋文儀作義傳訓宜此詩兩義之爲宜毛鄭不誤矣後人亦知義訓宜不知此兩義及燮民之儀直當宜字用也義儀宜古皆音俄音同故用之不甚別異

流言以對毛傳云對冢也夫疆禦衆怨之人宜黜逐也不根之流言宜遏絕也而使之得冢是王用人聽言之不審也用人不審則寇攘進矣聽言不審則詛祝興矣孔申傳云爲流言以遂其惡事毛意未必嘆鄭以對爲畜義短於毛

詛者盟之細也詛用牲而祝無之祝又詛之細也古重盟詛之禮蓋其風始於苗民而後王因箸爲令周禮春官之屬有詛祝

惟此祝如字讀

秋官之屬有司盟詛民之不

信者其獄訟則使之詛盟皆掌之以官而朝廷之上亦自行之巧言詩君子屢盟

是王與臣下盟也蘇公欲詛何人是大臣互相詛也此皆君臣相疑菴房不和所

致厲王之世羣小接迹流言交構君臣之間不能相信至與神質鬼以釋其疑宜

其多詛祝矣東遷而降斯風尤甚如鄭詛駘穎考叔者晉詛無畜羣公子魯作三

軍則詛之陽虎敵魯則詛其君及國人秦伐楚則亦詛之於神事不勝枚指後世

民情愈澆鬼神不足約束之於是上不立此法下亦莫重其事矣集傳以詛祝爲

怨謗卽周公所謂小人怨汝詈汝晏子所謂夫婦皆詛者也與箋疏異文義亦通

但厲王行監謗之令國人以目而已敝厥口詛祝乎

傳云臭炆猶彭亨也韓愈后鼎聯句詩豕腹脹彭亨盖用其語然鄭之述毛云臭炆氣矜自健之兒與韓愈鼎腹意異韓雖用毛語而失其指矣案易釋文大有引于寶注云彭亨驕滿兒玉篇廣韻彭亨作愷愷注云自彊也意皆同鄭

如蜩如蟬傳云蜩蟬也蟬蟻也陸疏云宋衛謂之蜩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蟬蟬之大而黑者一名蟻蟻然則蜩為總名蟬乃諸蜩中之一種郭之注尔雅同此義又與毛傳合當是也孔疏據尔雅舍人注謂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為蜩為蟻是蜩蟬一物而異名與郭義殊殆不然尔雅所列蜩之種凡七而總名之曰蜩蟬之名居七者之一耳何關方語乎又尔雅云蜩蟻蟬蟬蟬首一蜩總諸蜩也蟻蟬與蟬蜩七蜩中之二也孔疏引之云蜩蟻蟬蟬蟬截去一蜩字意舍人句讀然予不如郭之當矣孔舍郭而取舍人既失之邢昺述郭者也載舍人

語於雅疏而不知其與郭異其疏忽尤甚也

內夔于中國傳云不醉而怒曰夔說文引傳語夔作夔云壯大也从三大音闌本作亦與

大小字別三目二目為罍居倦切目圓也三目為夔平益大也秘切然則今作夔省文也又魏

都賤姦回內鼎劉淵林引此詩證之夔作鼎孔疏引西京賤巨靈夔夔音戲語以證

此詩彼夔亦作鼎也夔夔其一字乎說文有夔字無鼎字鼎始夔之破體後遂分為兩字乎

鬼方之名見易既未濟卦及詩蕩之篇易釋文云鬼遠也詩傳云鬼方遠方也孔

疏云未知何方然則國之所在不可攷矣後儒見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

宗伐荆楚疑為一事遂謂鬼方即荆楚宋黃震之說或又謂今貴州本

古鬼方皆臆說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世本謂黃帝娶於鬼方

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鬼方氏與其何地匿衡言湯化異俗而懷鬼方則殷時鬼方本服從於中國武丁時復畔故伐之耳孔疏以為鬼方殷之諸侯故施于紂世良然案于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見李鼎祚集解文選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見王海先零西羌也皆不言是南裔則以為荆楚者非是

蕩以紂比厲王則厲之惡如紂矣然而不亾者以時無文武耳商之季天為民生文武民之奉非裔之奉也不然安知武庚不為宣王哉芮良夫云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為王之患其為國人語見周書芮良夫解噫代德者必如文王乃可穆公假陳其言殆深為厲王危乎雖然記周之世無文王而周以亾上天立君之局至此乃變後世之興亾惟力是視而已

抑

抑之篇其作於共和之世乎自井和元年迄平王十四年為歲八十有五而衛武公夢楚語言武公九十五猶箴儆于國計其歲當百歲左右也厲王末沘癡時武公尚在童年井和時則方少壯抑詩應作於此際矣孔仲達謂武公時為諸侯庶子為國君無職事於王翰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來追刺蘇氏王其說而源以為未然詩發於性情主文諷諫無出位之嫌匹庶尚可為之況侯國公子武公好學老而彌篤少壯時必德性過人彼目擊厲王之虐而發憂危之語固其宜也其後用以自警至薨不忘入相於周必日諷誦焉大師之官因取而列於大雅矣叙云刺王亦以自警漢戾苞治韓詩者也苞著韓詩翼要十卷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側毛韓義同也造篇誦古俾是作詩國語言武公薨年作懿戒猶左傳言召穆公作常棣一誦已少年詩一誦古人詩皆

可言作也呂記嚴緝以爲庚子時作當矣但呂記併疑楚語爲非則誤耳又此詩本作以刺王兼以自警非爲自警而作也朱子辨說以敘之刺王爲失而自警爲得其引庚苞語亦削其刺王室之說夫武公自警特庚國詩何得編于雅哉或疑詩中言示之事言提其耳誨爾諄諄聽用我謀告爾舊止皆身在王朝進諫不納方有是語武公庚國公子未備王官不應作此言噉此法正難以論詩也詩人言我不必自我也其言爾不指尔爲誰也有美而似刺者有刺而似美者有美刺是人慤勞是人而代爲是人之言者故言之無臯聞之足戒也所云提示誨告豈必真有是乎意中所欲輒形爲詞詩人之常耳況召穆公芮良夫嘗諫王提示誨告未始無人寧必躬爲之方可箸於詩乎

靡哲不愚謂王政競虞賢者佯愚以免禍不爲容兒毛鄭之說當有本也觀韓詩外傳引箕子佯狂事而證以此詩異家而同說可見矣朱傳以此詩非刺時故別立新解謂哲人而垂威儀則無哲而不愚夫旣無威儀何名哲人乎甫哲之忽愚之言語自相矯敵豈成文義乎或謂此哲人乃自以爲哲猶後言哲婦傾城不知婦人無非無儀故無貴於哲若哲夫則成城矣豈可證此詩況詳玩經文竝無自以爲哲之意

無競維人言莫彊於得賢人也訓四方而化其俗是得賢之效正見其所以彊也古注本明白正當後儒皆遵用之集傳盡人道之解頗爲迂濶案左傳哀二十六年子貢言衛輒內無獻之親外無成之卿而引此詩因繼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詩說之最古者箋疏之解不謬矣

無言不讎毛以讎爲用則應平聲鄭以讎爲售則應去聲故釋文有市隸作由去

又二反案古讎售二字通用漢書曰酒讎數倍又曰收不讎如淳及師古注皆讀爲售是也又案表記引此詩鄭注以讎爲會韓詩讎作酬藝文類聚引此詩作訓亦是會義會與報二語正相敵較爲優矣呂記朱傳嚴緝皆從之
子孫繩繩爾雅作愰愰云戒也鄭箋本此以釋抑詩螽斯毛傳云繩繩戒慎也意亦同蓋字訓古矣況謹飭自持是保世之道故兩詩以言子孫取義亦長蘇氏以爲不絕兒殊短於味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鄭指祭末陽厭之禮

尸設之後改設饌西北隅

殆不謬也古人以祀

爲大事伊尹言桀慢神武王言紂昏弃肆祀皆以祭典不虔爲亡國之大辜厲王無道助祭者無嚴敬之心武公刺詩應及之矣又下文言神之格思明是祭時語中庸引之以證齊明粢祭之說其引屋漏亦與烈祖篇連文可見詩本言祭也朱

傳純以慎獨立解夫戒慎夙懼聖賢主敬之學自合如此非因皂鬼而然也何必援神明以自繩束邪

彼童而角鄭以喻皇后預政殆狃於厲倡嬖鄭配姬之緯書也誠謬矣然後儒以爲譬理之必無與投桃報李相反亦非詩意源謂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

用者將壞敵王室故經文曰彼是實有指目之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角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喻之意應爾

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本釋言文彼釋文云虹訏同此古字通用與虹霓之虹無涉也曹氏解爲蝮蝮而嚴緝從之殊可攷

詩人偁目其君尊之則曰天曰上帝親之則曰爾汝曰小子難以常禮拘也又民勞以下諸篇雖刺厲王實兼戒用事之臣則抑篇實虹小子於乎小子或指臣言

亦可周書芮良夫解云俞執政小子是當時有此稱謂矣嚴緝以為志公自稱非是

告之話言說文引之目為傳語豈指左傳襄二年文乎然傳本引詩何不徑以為詩語也若文六年傳則曰著之話言文稍異非許所引矣案傳云話古之善言也說文作謔云合會善言也古言多善須合會之二意互相足矣又案謔籀文作譖玉篇作詒云古文謔集韻亦云作詒今經典俱作話又話本戶慢反讀如壞正韻收入禡韻讀如率岳之率蓋就俗音

寤夢二字義別詩惟正月視天夢夢抑篇視爾夢夢當作夢莫紅切餘字俱當作寤莫鳳切案說文云寤寐而有覺也从宀从夊从芻引周禮六寤之文又云夢不明也从夕普消聲是寤者寤寐之義夢者昏暗之義今經典相承通作夢具誤久矣又

案廣雅寤想也今人以夢寤失之矣佩觿集宋郭忠恕著云衛夢之字是為隸消其逸駕有如此者皆言寤之為夢非古也

桑柔

周書芮良夫解其言與桑柔詩徃徃相合意芮伯先作解以戒厲王及執政小子戒之不從又作詩以刺之乎詩所謂告尔憂恤誨尔敘爵誦言如醉正目作解言也解云俞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夫偷生苟安則不知憂恤矣爵以賄成則不能敘爵矣亦既告之誨之無奈其如醉何故復著之於詩冀其聞而改悟忠臣憂國卷卷不已類如此又厲王翰召穆公芮伯二三賢臣外餘皆貪佞小人媵利監諂之事先意逢迎者正不僅榮公衛巫輩也故解責其導主不若媵利作威惟以貪諛為事不勤德以備難又責其飾言事王面相誣蒙賢智箱

口小人鼓舌而詩亦刺言信用小人如所云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維彼忍心是顧是復不一詞而足其刺羣臣亦不外貪佞二意如朋友已僭貪人敗類征以中垢及善督善譽用力為寇諸語皆與周書所戒相符合詩與解觀之流彘之由居可知矣

箋云芮伯字良夫疏據左傳引芮良夫詩及周書有芮良夫篇證之然據周書則良夫乃芮伯名非字也周書芮伯曰予小臣良夫自稱當以名不以字矣

經傳多言劉如無盡劉遏劉咸劉虔大抵皆訓殺惟桑柔篇將采其劉毛云爆

爆音剝而希而尔雅釋訓毗劉暴樂音同上之文亦正釋此詩蓋古義如此故雅傳

同也又詩言將采止取其葉可於楸之相榦無損何得云殺乎王氏訓此劉為殺舛矣況將采其殺不成語亦自覺不通也又轉為盡義何其迂也集傳訓為殘殘

即稀䟽意蓋舍用爆爆之解而又不肯顯襲其詞

民靡有勑傳云勑齊也孔申之謂民既被兵或孑或亾無齊一平安者此解本通

鄭易傳訓為不齊過矣王安石訓為黑言勑民猶言黔首說本杜撰而施於此詩

尤謬不僅民靡有災不成語也華谷譏之如此詩本言民遭禍敵少得生孑耳豈謂民皆

白首乎嚴緝訓勑為衆庶亦得之但詩本極言民生凋敝不應止言不衆則傳義尤允

天步國步皆訓行天步艱難謂天行此艱難於申后也國步斯頻謂國家行此

困急於民之道也傳云頻急也國步蔑資謂國家行政輕蔑民之資用毛鄭義本如此

程子以天步為時運陳氏以國步為國運今遂習為常語但訓步為運實屬牽合傳云濯所以救焚也禮所以救敵也箋云手持焚物之用濯猶治國之道當用賢

者疏謂惟賢人能行禮箋正申足傳意此伸達通兩家之異其實義別也今因用
賢之解與上敘爵語相接成故皆以鄭然傳義實優匪直與衛北宮語合也見左傳疏

亦引周家一代博特禮為治春秋賢卿大夫徃徃以禮之有無浚國之存亡與人
之休咎則以濯喻禮傳得詩指矣又毛公為荀卿弟子荀卿之書謂隆禮為儒術

之先務故毛之釋詩亦多言禮如鄭東門之墀唐蟋蟀
幽破斧伐柯諸傳皆是此詩以禮救敵亦其師說

然也

好是稼穡四語毛傳既異解而後儒釋之復人各一說呂記兼用李歐二氏之說
謂好是稼穡民力不可輕也惟有功於民者使之代耕而食稼穡當以為寶必以
祿養賢才意實本於王肅之申毛而嚴緝行之尤為明確嚴以好稼言重農代食
言任賢維實言詔祿不可輕維好言釋人不可濫此青出於藍矣朱傳用蘇氏之

說謂君子欲進而不能進則維退而務農以代祿食雖勞而無患虱非詩旨

昇贅卒荒傳訓贅為屬蓋贅耽贅塔皆係屬義然與荒虛義不相協故鄭氏申之

以為見繫屬於兵役也朱傳由屬義轉為危義虱太迂遠夫有所繫屬何言危乎

以放力為膂力於北山篇已辨其誤矣至桑柔篇靡有放力以念穹蒼亦作膂力

解文義尤不可通詩本責在諸諸臣莫肯同心協力憂念天變耳念之當納誨於

王修舉政事以挽回天意定須大小羣儉合力為之訓放為衆正合詩意何反釋

為膂邪且靡有者是當念而不宥非欲念而不能也今謂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

禍尤不可解念天禍焉用拳勇乎况正困危困故須憂念及云危困而不能憂念

乎

寧為荼毒孔疏以荼為苦菜毒為螫蟲殆未然也荼為禮食所用豈螫蟲之比哉

荼蓼之荼乃穢艸薶之欲其速朽詩或指之

征以中垢傳云中垢言闇冥也孔中之謂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音闇
冥是合兩字方成闇冥之意集傳分訓中爲隱闇垢爲污穢則由蘇氏語而衍之
也至嚴緝云中垢內汚也以閨門之事汚穢君子如王鳳之誣王音尤爲妄說中
垢與式穀相對言君子小人性行之不同如此耳豈如嚴所云哉君子光明正直
無事不可對人言小人反之蠅營狗苟無所不至其所行作甚且不可告妻子此
傳所謂闇冥也知小人之闇冥則良人之式穀必然光明正直知光明之爲善道
則闇冥之不善可知詩二語意又互相備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聽言道聽之言誦言誦詩書之言也聞淺近之言則應會聞

正言則眠卧如醉左傳杜注亦云昏亂世識之人徃徃如此此非箋疏一家之說

也韓詩外傳述郭公出亡御者責其不聽諫則怒御者侮其大賢則以爲然而引
此詩證之正與箋疏同意近解迂回大甚

桑柔詩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尚
力而不尚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
及輔臣故篇末縷陳之也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爲正

雲漢

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早晚以雲漢敘推之殆初年事乎敘云宣王承厲
王之烈是去前王未遠也又云內有撥敵之意是撥敵方有其意未見諸政事也
又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前此王化尚未及行也其在初即位時可知矣皇甫
謐以爲宣王元年不糴千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孔疏疑其無據然

合之於敘非謬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祖士安之說諒有見矣竹書紀年以為二十五年大旱禱之而雨此不可信又敘厲王之烈箋云烈餘也爾雅本有此訓故鄭用之後儒以烈為說不如訓餘之自然

左傳謂天灾有幣無牲

僖二十五年

而雲漢詩云靡愛斯牲祭法鄭注亦云祭水旱用

少牢與左傳異周禮大司徒賈疏及禮記祭法詩雲漢篇孔皆推明其故而說各不同賈疏謂禱所無牲灾滅之後有牲孔氏之說則不然其禮疏以為初遇水旱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其詩疏則引祭法注見又引春官大祝六祈注造類禴禘皆用牲政說用幣而已知天灾祈禱皆用牲較論三說詩疏長矣

蘊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契

疏云蘊乎常之契而隆又甚契故暑契異文

蘊隆經本

單舉而傳為重文古義當尔矣王氏蘊積隆盛之解真臆說釋文云蘊本又作煜

紆文切說文鬱烟也

正義云温字定本作蘊則古本經文蘊煜温三字雜見也煜與温亦訓

為蘊積邪

數有从支音亦解也又狀也其音妬者本作燂有从夕

音

燂也通作數詩惟雲漢

篇耗數下土訓敗音妒餘俱音亦但數燂俱諧聲舉羊益切音與妒遠燂之得聲意古人韻緩或可相通乎

子由釋雲漢詩有可取者三釋寧丁我躬云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身當之無使人被其患釋寧俾我遯云苟我不當天心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釋黽勉去云弃位以避惡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殺去以求濟難也皆勝

古注

靡有子遺毛云孑然遺失也疏云孑然孤獨之貌無有孑然得遺扁者孟子趙注云無有孑然遺脫不遭旱灾者皆以爲孑然小爾雅云孑餘也訓靡有餘遺元明直朱子因說文無右臂之解遂釋之曰無復有半身之遺者正使畝得半身尚可以爲民哉

先祖于摧傳云摧至也與釋詁義同疏用孫說申毛以于摧爲于何所至言民皆餓死先祖之神將無所歸也轉至爲歸義太迂源謂至者猶云來格耳言酷旱如此天將使我民無有遺留先祖之神何不助我魯此旱灾而來格乎毛意或如此康成改摧爲唯固非是蘇氏摧落之解亦屬臆說

鄭破摧爲唯云唯誓也先祖之神于誓乎告困之詞如箋義則經文于字當讀爲呼釋文無音反非陸之疏卽傳寫之脫扁也

滌滌山川傳以滌滌爲旱氣益貞狀語無關滌之本訓也朱傳用王說謂山川如滌除此依文穿鑿耳說文引此作薇徒履切與滌除何預哉又樂記狄成滌濫疏引詩踳踳周道證狄滌滌山川證滌云皆物之形狀但彼注以狄滌爲往來疾貞義稍殊

我心憚暑憚字毛訓勞則丁佐反鄭訓魯則徒旦反疏及釋文辨之甚明朱傳兼取勞魯二義不知當何讀又丁佐反者字本作瘳說文云勞病也从疒女兒切單聲啖則大東憚人小明憚我此詩憚暑皆俗也勞魯二義異音并異字安得兼一字乎

云如何里悠悠我里二里字一訓病一訓憂兩意皆通尔雅瘵病也悝憂也里乃

瘴惺之俗耳鄭解雲漢之里爲憂而嚴緝譏其破字誤矣朱傳从鄭訓里爲憂得之但引季布傳無惺爲無聊賴以爲義同則未當有聊賴則不憂惺則無聊賴正是聊賴之義與里訓憂相反安得同

昭假無羸昭假二字王申毛以爲昭其至誠於天下朱傳以爲精誠昭假於天義皆可通而王較優矣詩言昭假者五癸民昭假於下噫嘻既昭假尔泮水昭假烈祖長發昭假遲遲及此詩是也惟癸民泮水二昭假經文一言于下一言烈祖所指自明不容異解其三昭假古注多以及民取義近解率用感天爲說其噫嘻詩朱子初說雖訓爲格上帝而集傳則易之惟雲漢長發皆以爲昭假于天案昭假遲遲疏用箋義述毛以假爲寬暇說近迂獨其注記孔子謂湯之明道下至于民間居與遲遲意較順詳見總詰似勝於集傳也至昭假無羸則王義尤得之上章靡人不周

言羣臣恤民之事此又欲其終始不倦故勸以昭布至誠施惠于下無或少有畱羸以民命瀕危當賑救之無弃其成功也此於前後文義最爲通貫矣

毛詩稽古編卷第二十二

蕩之什下 變大雅

崧高

崧高傳竝舉甫申齊許四國以爲姜氏四伯之後鄭箋因之以甫申爲甫戾申伯當矣至以甫即訓夏贖刑之甫戾則呂記譏之謂二人宜皆宣王時賢諸戾而鄭氏遠取穆王時人爲非是然以古況今文義之常以同姓名賢配申伯而爲言正見稱美之至箋義不謬也至康成注記時未悉詩義故以甫爲山甫及箋詩則改之仲達辨之甚明而嚴緝反取其舊說斯舛矣王伯厚困學記聞駁之允當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肅曰召公爲司空主繕治孔疏引之以爲獨使召伯營

謙之故肅所謂召公媯指穆公也時穆公適爲司空耳集傳引或說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是謂康公以來世世爲司空也殆非肅意別有辨見韓奕篇

王命傳御遷其私人傳云御治事之臣也鄭以爲冢宰雖未必然然既王命之定是王臣非申伯之家臣也朱傳以爲家臣之長不知何據又引漢明帝賜東平國

傅手詔以爲古制如此亂周制未必同漢也申伯當是有土之君入相王室如衛

武公虢文公之類周家王后皆侯國女申伯是王舅若非舊爲國君安得與王室

聯姻其成謙也猶下篇之城齊乃遷國非始封也孔疏以爲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恐未然申伯身

在王朝其家室仍在申遷其私人者自申而遷於謙耳申伯眷戀闕庭未遽返國

而家室在塗宜有將導統率之者又新邑人民未習申伯威德其家室先到豈能

賓至如歸亦須王臣銜命而徃以鎮服之此豈家臣可勝其任哉迨後申伯適行

則家室已獲寧居故徑從鄙入謙不復過其故都矣六章謙于誠歸是也案一統

記今南陽府南陽無附郭爲古申國今汝寧府信陽州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

里州境內有古謙城是申與謙兩地相去亦不甚遠申伯私人當自今南陽府至

信陽州耳

崧高第六章云申伯信邁又云謙于誠歸又云式邁其行一似始疑其不果行今

方信其行者鄭箋以爲申伯不欲離王室王氏以爲王之數留兩意正相反較而

論之則鄭說長也此篇屢言王命又言王纘之事又言王錫王遣王餞不一而足

玩其詞氣殆是王促之使行非畱之也古諸侯在其國則南面而爲君入王朝則

北面而爲臣又當勤勞於職非若後世重內而輕外也況申伯以卿士進爲牧伯

箋云申伯周之卿士又南國是式箋云改大其邑使爲侯伯疏引左傳調侯伯是爲州牧新膺重寄自應執謙引避宣王倚毗

念切亦宜敦迫再三反謂申伯欲行而宣王固留情事豈應爾爾

王餞于郿郿在鎬西非適讞之路故箋云北就王命于岐周以郿在岐之東也嚴緝乃謂豐有文王廟故至豐策命申伯誤矣豐鎬相去止二十五里豐亦杜郿之東與鎬等耳何得道郿而入讞哉

申伯番番傳云番番勇武貞曹氏改釋爲耆艾之狀而嚴氏宗之非也彼謂此番番與祭誓番番良士同而書言旅力既愬則番番不得爲勇武之侮耳殊不知番番語其平咎既愬語其目前杜祭誓詞意原無礙也爾雅釋訓云番番矯矯勇也與傳義同此解不可易矣又番音波若作者艾解則當音嬰俗作婆與皤同班固辟靡詩皤皤國老是也嚴仍音凝音與義左矣嚴本又作番注云番書作番音義同尤謬妄此詩諸本無作番者不知嚴所見何本也且字書亦無番字俗人誤減其

筆畫寫番爲番則有之元不成字也案番本音煩獸迹从番从田象形假借爲波音耳又案采音辨別也若公上一則米字矣豈容溷乎

雅詩四言嘽嘽毛公解之各異四牡傳云喘息只采芑傳云衆也崧高傳云喜樂也常武傳云盛也蓋四牡勞使臣故言其行役之勞采芑常武美出師故言其軍容之壯崧高記就封之事故言其內喜樂而外安舒合於入國不馳之禮以見申伯之賢義各有當也今槩訓爲衆盛而先儒釋經之殷旨不可得見矣

周邦咸喜鄭以周爲徧言徧邦之人相喜而慶也蘇氏以爲指王臣之使申者然王臣在申當云周人不得云周邦況王臣素與申伯并事久知其賢何至申而方喜又申有賢君不必周人代爲之喜皆情事之難通者也嚴緝謂替天葬非王土侯國皆可徧周邦此南方諸國得良牧而喜也其說似矣然周邦既爲通名則何

由見爲南方諸國且甫言南國南邦南上皆別而名之矣何此忽統名以周也詩中周字不訓爲國名者豈獨是詩宋儒之解不已固乎

燮民

燮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言出祖言祖齊末二章始及之耳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山甫之德三章言山甫之職四五六章備言山甫之德可以事上率下保身出政能備厥職而先王之知人善任以致中興不言可知矣蓋與崧高詩同是贈行而體既殊意義亦別申伯之職以蕃翰爲重故首章即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山甫之職兼總內外城齊之役其暫耳故篇末方言之復卷卷望其遠歸二詩旨趣各有在也崧高敘云建國親民燮民敘云任賢使能允矣

有物有則箋疏謂物者象也五性象五行則者法也六情法六氣是物乃性則乃情也孟子釋此詩曰有物必有則猶云有性必有情正言性善情亦善義相符矣呂記取楊氏之說以物爲形則爲性朱傳同之其義較優而實本孟子注疏趙注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孫奭云所謂物者即是人之四肢五臟六府九竅達之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仁義禮信皆天命之性此趙注人法天之意乎但兄弟以恩合室與父子同言仁孫疏專屬之於禮未爲允當楊氏之言詳見呂記斯青出於藍矣

書舜典出納敝朕命詩黍民出納王命言出納雖同而職則異龍爲納言之官其職掌如後世封駁之任而已山甫式百僚保王躬賦政四方是百僚之長佐王出

政者也故傳以喉舌為冢宰疏亦引周官大宰之贊聽治及歲終詔王廢置為出納之實事

我儀圖之朱傳以儀為度言圖度之於本句則理順矣然非字義也案說文儀度也乃法度之度非揆度之度也法度之度徒故反揆度之度待各反音義各別安得誤溷為一又移其誤於他字乎又案毛訓儀為空釋文儀作義云毛如字文儀本通但孔

疏述之太迂源謂毛義當云德輕易舉也而莫能舉我亦宜自謀舉之乃舉之者維仲山甫耳信乎山甫之德深遠而莫助也如此則數句文理皆順而儀愛愛義見下

條二字訓解正不必更新矣

愛莫助之毛云愛隱也疏云釋言文案釋言愛作愛蓋愛愛古通用此詩之字形雖愛而義則愛也毛學由師授故得其真源謂尋繹傳義可攷證經文者此類是

也

韓弁

首章以禹比宣王言王能平大敵命諸侯有倬然顯明之道是道乃宣王之治道也故以倬然美之近解以道為路謂韓侯由此路而入朝受命真屬戲論

倬革金厄毛云厄烏蠲鄭云以金為小環徃徃纏於革切之孔疏申二家之說謂

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箋以不言如厄故易傳據疏語則毛鄭之解金厄元是一物但取義異耳然古人制器尚象多即以所似之物名之如畢以星得

名爵鳥得名皆是即此章乎袞袞乃龍首也袞鳥鳥乃鶴字也金厄既似厄蟲亦可名厄何必言如

炮鼈解魚疏云炮毛燒肉也炙煖也服虔通俗文曰燔煮曰炙炮與炙別而此及

六月炮鼈音皆作炙則炮與炙皆煑之也案韓奕釋文炮薄交切徐云甫久反六月釋文無音反殆傳寫之脫扁也毛燒之義不可施於鼈兩詩炮字俱作炙音爲當又案炙廣韻云焠謂之炙注音不玉篇云炙火燒也廣韻云炙煑也字今作炙

焠音皮
又音碑

維筍及蒲鄭云蒲深蒲也疏引周禮醢人深蒲注謂蒲弱

音弱

入水深始生水中者

是案說文作漑云淡蒲弱之類也从艸深聲則深蒲自是蒲之名

蒲可爲席亦可爲菹故書有蒲筵周禮醢人加豆有深蒲筍菹其見於詩者澤陂
臭藻之蒲皆興也惟韓奕筍蒲則爲菹焉案本艸香蒲入本經上品吳諧本艸謂
之醖石宋圖經云春初生嫫菜時取其中心入地白弱大如匕柄者生嚙之甘脆
又以醋浸如食筍大美周禮蒲菹是也今人罕有食者至夏抽稷於叢菜中華抱

稷端如武士奉杵狀俗名蒲槌亦曰蒲萼華華中藥屑細若金粉謂之蒲黃亦本
經上品藥也韓奕傳云蒲弱箋云深蒲正指大如匕柄者

韓戾顧之毛傳曰曲顧道義也孔疏云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顧之則於禮當顧謂
升車授綏之際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當有曲顧也傳義既有本
而仲達發明之尤明確矣古人步言視聽無敢戲禮正目而視猶云上則傲下則
憂傾則姦必予之以節焉况可無故回首顧視乎詩人寄興託詞雖不必悉拘於
禮文嚙國君於親迎之際瞻顧無常乃失容之大者豈反咏之以爲美乎漢世近
古先王禮教猶存諸儒皆七十子之徒淵源有自故毛傳雖簡質而推詳顧之二
字不憚詞費定是師傳如此可見古人行禮無一節敢忽又見古經立言無一字
或苟真有補於世教人心者也魏晉以還放達成風瞻顧小節尤莫知自束於禮

忝先儒之說縣之功令學詩者尚得闡明其義至宋儒盡弃古注徃徃據所習見以釋古經直謂韓戾無故而回顧而古人瞻顧不苟之義置之不講今世經生遂無由得聞嗚呼禮教之壞不獨庸俗人致之矣揚用脩論此詩言若非禮而妄顧則是覘箴裝之孛薄窺併御之冶容雖似戲談實爲正論

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各以類分句羆者熊類也貓者虎類也熊羆皆蟄獸熊如豕

罽色羆大於熊色黃白又有小而色黃赤者謂之羆三種皆見爾雅一類也虎白爲羆音罽爲羆式竹切似虎淺毛謂之羆音羆非捕鼠之貓也周書世俘解武王狩

禽虎二十二貓二即此貓虎矣其似羆貓而食虎豹者謂之狻音羆即今酸猊獅子三者皆

見爾雅亦一類也爾雅又云羆虎醜蓋其猛又相同也故古者畫羆虎於旗教戰

則師都建之出軍則軍吏載之

韓姑蕪譽言既安之又有顯譽二字各一義也軼義引狸首詩則蕪則譽正與此

詩義同蘇氏曰譽樂也殆欲破譽爲豫案服虔注左傳訓譽爲游又引孟子一游

一譽見昭元年孔疏譽豫似可通用啖元凱已不用其說矣

溥彼韓城蕪師所完鄭箋訓蕪爲安云古平安時衆民所築完也則蕪師二字爲

不詞矣王肅孫毓皆以蕪爲蕪國得之至水經注載肅語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

戾城王符潛夫論亦言宣王時有韓戾國近蕪近儒有據此立說謂此詩之韓杜

今順天府固安縣非西安府之韓城縣殆未必然也爲此說者因蕪遠於韓不得

用其師貊是東夷與今韓城隔遠不應以貊錫韓耳然命蕪城韓東蕪引春秋事

例之洵爲允當且非直此也周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五服咸至無問遠爾山甫

城齊自鎬而徃與蕪之忝韓路亦相等至以貊爲東夷鄭氏注周禮據漢世言之

耳魯頌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本謂淮夷行如蠻貊非謂蠻貊亦服魯傳義不謬也
孟子言貊五穀不生此北方氣寒之證說文亦以貊為北方豸種此詩其追其貊
又與奄受北國文連其為北豸荒裔無疑矣

貊俗字本作貉此詩追貊書華夏蠻貊石經皆作貊注疏作貊而諸本因之

呂記朱傳以燕為燕國其說當矣然所謂燕師者直是燕國之民而召公子孫受
封於燕者率之以城韓且朱傳謂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築此城
此言非也燕雖召公之國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食采於畿內若召公率之則
所用之眾乃王師也王師而謂之燕師天子而蒙侯國之號可乎况召公為司空
不見經典朱子之為此說者特因崧高疏載王肅語謂召公為司空主繕治遂意
召氏當世居此職耳不知宣王時城謙則使召穆公城齊則使樊仲山甫穆公一
身尚未必常居司空之職况其先世乎又案召康公歷事文武成康四王封韓大

約在成王時也周書顧命列諸臣位次召公當為冢宰而司空則屬毛公

詳見孔氏書傳

左傳又云聃季為司空則成康之世為司空者已有兩人明著於經傳而召公不

與焉安得謂召氏世居此職邪又周家六卿並無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為司寇康

叔亦為之穆王命君牙為司徒而幽王時番為之鄭桓公亦為之謂司空獨世屬

召氏豈其然乎

聃季為司空見定四年

豹有赤白二種皆巽文巽有黃白二種韓奔詩所獻則各指其一也玉海云山海

經魯山多赤豹中山東胡有黃巽成王時東胡獻此獸

江漢

崧高燮民韓奕江漢四詩皆尹吉甫作申伯韓侯偁爵仲山甫偁字召穆公偁名
詩以寓興而已非有義例也然穆公獨偁名者殆以別於召公召祖而言之與

淮夷來鋪傳云鋪病也疏云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痛音義同蓋此詩文鋪而義痛亦煥民愛蔓之類此經字之賴傳以正者也詩中字似此者多矣

秬鬯一曰毛鄭異記秬鬯必和鬱不和鬱不名鬯此毛說也和鬱名鬱鬯未和鬯名秬鬯此鄭說也孔氏右鄭然鄭之為此說者止因周禮鬯人鬯人分爲二職而鬯人掌鬱鬯明是鬯人所掌尚未和鬱故分而二之耳殊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秬鬯鬱鬯誠有已和未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概以未和鬱解之則又非也鬯之爲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艸而得名耳說文鬯字注云以秬釀鬱艸芬芳條服以降神也此可證矣使止是罌黍之酒則與常酒等耳何獨取名於鬯竊意鬯之名本因鬱艸而秬黍之酒實爲和鬯而釀則當其未和鬱時亦槩以秬鬯名之後遂別名已和者爲鬱鬯故周禮分而爲二要之對舉則別棧文則通也鄭氏執

周禮之文以釋詩固已又孔氏申毛既引禮緯秬鬯之艸及中候鬯艸生郊之文證鬱金艸亦可名鬯艸矣後言古今書傳香艸無稱鬯者何自相背戾哉案秬鬯之稱見於詩書左傳者不一而足皆稱秬鬯並無稱鬱鬯者豈非言鬯則鬱在其中乎又案此鬱金乃鬱金華出鬱林郡漢鬱林郡今廣西貴州潯柳邕實諸州一統紀惟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此也與藥中鬱金根名同物異鬱金根無香出蜀中鬱今通作鬱鬱說文鬱从林鬱消聲木叢生也與鬱異字

周禮鬱人注謂鬱艸若蘭以其併是香艸故取以相方耳若鬱金之種類又各不同宋穆鬱金賦云歲朱明之首月步南園以迴眺覽艸木之紛葩美斯花之英妙是華以四月也傳玄賦云茱萸萋萋而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是華色正黃也楊孚南州異物記云鬱金出蜀實色正黃與芙蓉花裏婁蓮相似可以香酒此與傳賦合

至唐書言太宗時伽毗國獻鬱^金菜似麥門冬九月開華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

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本州綱目引此本州云其華十二菜爲百艸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

如紅藍引此兩書言花之色候各異以朱傳二賦較之又不同其種類當不一矣

不知古人所用何種也又案罽賁伽毗皆遠夷鬱林在古世亦屬荒服鬱金非常

有之物而古人每祭必用未審從何取給豈三代時中華本產斯卉而後世無之

天時地氣有變遷與

告于文人謂告于召氏先祖有文惠者也集傳以爲文王非是上圭瓚祖鬯正賜

之爲告文人之用也若是文王王何不自告之而以賜虎哉又下言于周受命是

就文王廟命之此時方告文王耳詩人叙事自有次第也

錫山土田傳云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經無附庸而傳云云者當是

引成語連及之耳且傳自述周制如此非言賜召公也孔疏申之曰土田即是附庸胤非毛指

于周受命鄭以周爲岐周蓋岐下有周原周之名實昉于此故詩言周所以別于

豐鎬也嚴緝以周爲豐殊無謂文王作豐當有異廟耳殊不知岐乃王迹所

基周之別廟多在焉豈獨無文王廟乎況召公采邑亦在岐陽上文錫山土田正

岐地也就彼錫命於理尤允

常武

常武叙云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旨哉斯言可以論世

已宣王懲艾前愆厲精圖治然中興信傳令主但英明過甚而學養未純雖銳

於始必倦於終穆公早得之幾先矣宣王少長於穆公家其資性之純駁公所素

知故方勤政之初已切鮮終之慮以常武名篇而因美以爲戒洵老臣納誨之深
心也厥後魯戲立而諸侯貳千畝敗而戎患興並事不立實由德之不常此詩殆
有先見當時國史深識穆公作詩本旨而著之於敘誠有本之言也又案小雅宣
王詩十四篇美刺兼之大雅宣王詩六篇有美無刺然小雅兼美刺而終之以美
善善長也大雅媻於美而終之以戒不欲沒其實也夫子編二雅厥旨微矣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鄭異解孔疏引孫毓之言以鄭說爲長當矣但謂命將本
禮而援陳勝舉兵偁項焚事比之夙非確證勝之偁焚假其名也非以爲祖而追
本之也孫既悞而孔亦不覺胥失之案封申伯則遠舉四岳錫召虎則追溯康公
命皇父則先述南祖仲皆本其祖德以爲榮而韓奕篇亦言先祖受命虞民篇亦
言纘戎祖考數詩立言之體大畧相同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釋文曰此兩如字一本作而案如而二字古本通用震怒又
非譬況語經文當以而字爲正鄭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雷震其聲而勃怒其色
明是而字之解孔疏申之爲如夙非鄭意

鋪敦淮濱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阜之陳於淮濱鄭謂敦爲
屯言陳屯其兵於淮上鄭破字固不可以述毛者亦費力王氏以爲阜集其陳而
後儒皆宗之噉鋪字未醒案釋文云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
濱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又後漢書馮緄傳引此詩亦作敷敦注云敦布
也布兵敦迫淮水之涯典引注引此作鋪敦云敦猶迫也鋪敦雖異而敦迫則同
勝鄭王之說矣

江漢淮夷來鋪鋪字毛訓病則與痛字通常武鋪敦淮濱鋪字徐音字韓詩作敷

訓大意經文兩鋪字古本容或異文矣嚴緝欲合爲一亂非是
如飛如翰毛云疾如飛鷲如翰二字各一義疾言其神速鷲言其精悍也故疏云
擊是鷲鳥若鷹鷲之類申傳意甚明朱傳統訓爲疾亂遺如翰義
常武詩記淮北用兵之事先及淮濱繼征徐國蓋此時叛者非一國矣疏謂淮浦
之國惟淮夷殆未然禹貢徐州有淮夷費誓之淮夷與魯接壤皆在淮北也況江
漢疏言淮南北皆有夷何常武疏又言淮浦所伐非夷乎意此時淮北之國徐爲
大宣王討叛先治其小者支黨既棧然後以兵臨徐孤立無援故不待痛而服此
用兵之次第也鄭箋以爲既服淮浦又大征徐國得之

瞻印

懿厥哲婦釋文云懿於其反鄭箋云懿有所傷痛之聲孔疏云懿與噫字雖異音

義同痛傷褒如敵國政也古詩義本如此案書金縢信噫公命我弗敢言彼釋文
云噫馬本作懿然則懿噫通用古字之常耳宋李樗引漢書師古注解之曰言幽
王以褒如爲美此彊古經以就今字也朱傳因之且訓爲懿美之哲婦則是詩人
美之并非幽王美之矣夫爲臯爲鵠何美焉況楚語懿戒韋讀懿爲抑則从之詩
懿厥哲婦鄭讀懿爲噫獨不可从乎又抑亦讀爲噫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是也幽
王時皇父敵政於外褒如敵政於內二詩皆噫之傷禍本也然皇父七子皆恃艷
妻以爲奔援則褒如尤屬戎首矣

時維婦寺毛云寺近也言幽王維婦人是近也歐陽訓寺爲寺人義雖通然詩止
言婦人敵國無一語及閹豎不應此獨立侮之又歐陽儂曰舉類而言耳朱傳則
曰幽王嬖褒如任閹人以致敵直謂此詩兼刺婦寺矣豈因召旻箋而爲之說與

下篇別
有辨

介狄毛無傳王述之以介爲大道狄爲遠慮鄭以爲被甲之夷狄孔疏是鄭得之矣案小雅漸漸之石苔之華何艸不黃三詩敘皆言四夷交侵下篇亦言曰暨暨國百里此介狄之明證也幽王不此之懼而反讎視忠臣可勝嘆哉集傳本以鄭又引或說以介狄爲女戎而以婦寺當之殊屬穿鑿

召旻

閹寺之禍始見於齊之貂宋之戾至秦之高而甚焉三代以甫未嘗有也幽王時敵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石父皆非寺人即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侏儒戚施妖試蚤措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有遭讒被刑無可控諱而作蒼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它閹官未必怙寵弄權可知蓋周官法度精密此

時未盡也又勸舊之族世掌國鈞此輩止併洒掃給使令未敢預政也召旻篇昏椽靡共毛傳昏字無訓椽訓天椽未嘗以爲閹人鄭箋始以昏爲閹官即周禮閹人之官閹通椽爲毀陰孔疏證成其說言傳意亦與箋合愚以爲未必然也鄭生桓靈之世目覩諸常侍之惡故激而爲此解耳然以論世則疏矣朱子不用其說良爲有見但瞻卬篇又以任閹人爲說則失之

靖訓爲謀本於釋詁夷之爲滅則恒訓也實靖夷我邦言此昏椽回適之人實謀滅我王之國也語本簡捷後儒以靖夷爲治平謂王所使治平我邦者非其人迂矣

召旻之五章上四句言君子之病下三句言小人之盛也毛傳得之維管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疏申傳云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之解甚明徑彼疏斯粹

傳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稗亦簡當又與胡不自管文義聯貫後儒之解俱不及

又箋云米之率糲洛帶反今作糲音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是糲米一石得米九斗為稗也

說文云稗穀也穀許委切穀米一斛脊為八斗也與箋異箋得之矣別有辨見附錄生民篇又替

說文作替云从𠂔白音自與黑白字別聲廢一偏下也又作替从𠂔音越與日月字異又作替从

𠂔所臻切从二𠂔先乃先後之先非首筭之先二先為𠂔子林切徐鉉曰今作替者非是案替字見玉篇入夫部

从𠂔𠂔蒲旱切竝行也徐應指此玉篇別有替替字而云今作替則替雖俗字其

來久矣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云頻厓也案說文頻作頻云水厓人所實附頻蹙不肯而

止从頁从涉然則頻字本義元為水厓後人借為頻數之頻而別作濱字以當水

厓之義耳釋文引張揖字詁以為頻是古濱字箋破頻為濱疏以傳為古字通用

皆非是

周召分陝而治爰有二南之詩二公皆周之元臣也召康公之後又有穆公翼載

宣王周文公之後無聞焉故幽王之世黍苗篇思穆公召旻篇思康公分見二雅

康輔勗業穆佐中興祖孫濟美俱為王室倚賴相望於二三百之中空乎思召

者甚於思周矣雖然詩始於周召而風之終以豳雅之終以召以二公為風雅之

始終夫子敘詩其有微指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二十三

頌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朱傳之與敍合者清廟我將時邁思文振鷺豐年有瞽潛有客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酌般凡十五篇其迴與敍別者天作昊天有成命執競臣工噫嘻雖載芟良耜絲衣凡九篇天作以為祀大王而不思經文兼頌文王昊天者成命及執競以為康昭以為詩而不思周頌俱周公所定臣工噫嘻以為戒農官而不思頌篇皆用於祭祀雖詩以為武王祭文王非禘太祖而不思文王廟中不應斥言昌後辨詳通義載芟良耜徒譏敍誤不能定其何用而不思祭社稷豈獨棄

樂章絲衣以為祭而飲酒不能詳其何祭而不思絲衣士服釋祭之明證敘說本不必易此皆失之顯然者至於維天之命維清烈文載見武桓賚几七篇則朱傳與敘杜離合之間尤有當辨者維天之命及維清皆以為祭文本與敘不遠而獨削其告太平奏象舞之說夫上推天命下及曾孫明是成治定歸美祖考之詞此因太平而祭非常祭也至象箭之舞是文王之樂見於左傳敘語實有明徵奈何必欲弃之烈火載見皆助祭之詩亦與敘合而用其初即政及始見之意夫諸侯助祭常事耳惟棣之序始見廟臨諸侯諸人若見新王風采故述而為歌敘豈可廢乎其武桓賚三詩之詩之說與敘不異矣然據左傳楚子言以武為大武之首章賚為大武之三章桓為大武之六章則其非也通義辨此甚詳左傳以考定俞功為武之卒章竝不以武為大武之首章也周頌篇止一章無疊章者傳止末句為卒章意以一句為一章與且者定爾功為卒章則此句之後不得更有並頌矣朱子反目為首章方欲偕左以證成其說而顯與之違何以取信于人耶其三其六杜注本以篇言之不言章也朱子何弗察也

清廟之什

清廟

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誥書敘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為一事東萊非之而據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為一事東年又謂洛誥王在新邑燠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與清廟祀文王為一事源案孔氏書傳毛氏詩傳皆以作洛為七年事則清廟祀文王在七年理固之地也但洛誥所謂受命七年乃摠計周公

居攝之年所謂承祭乃為封魯而祭非為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特祭文王東萊引以為據恐與敘未必合

駿奔走在廟傳以駿為長箋以駿為大箋義同周書武成傳合可從也顯承無駮傳指文王箋指祭者傳義為優

維天之命

敘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傳引孟仲子美周之禮鄭亦以為周公將欲制作先祭告文王後儒莫从其說然合之經文斯言良是經云我其收之文云曾孫萬之收者所以成先薦之者所以傳後也非禮樂孰當之哉周家為治全恃禮樂周公制禮作樂是輔相成王大事業故降之春秋日尋兵革猶聘問燕好以禮相維而天王亦賴以全其守府之尊者二三十年其重可知矣但周公制作必有所因

文王為受命開基之祖居位嗣久意五十年中窺摹制度犁然備矣今紀載闕略無由考其詳然稍著於經傳者如禴祀庶嘗靈臺辟雖皆見於文王正雅書康誥言周刑立政言任人必以文王為法至晉韓起見周禮於魯則文之易象在焉吳季札觀周樂於魯則文之文南籥舞焉又詩言文王之典書文王之謨孔子亦言文王文信乎文王之時制作已備也特未布之天下耳周公既致太平更取而斟酌釐定之為一代大法明堂位所謂六年頒度量是也此時正作於斯時所云收聚文王之德惠順文王之意指制作樂於義為允

假以溢我及假樂字皆訓嘉音暇毛鄭所同其溢字毛訓慎鄭訓盈溢盈溢之訓今世通用其訓慎則見釋詁一云溢慎一云溢慎靜慎則必靜義亦相通也舍人云行之慎郭氏以為義見詩正指此矣孔疏云文王有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

義本諸此王崔印也作順字解見釋文又慎本或作順蓋讀本不同然合之爾雅則慎字為正也又假說文作誡誡音娥云嘉善也與毛鄭字異而義同

維清

勺與象皆舞曲也勺舞見禮記之內則及儀禮之燕禮象舞見禮記之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內則仲伋燕居諸篇鄭氏注內則以勺為文舞象為武舞疏引熊氏語證之蓋勺即頌之酌象即頌之武也其為清敍云奏象舞獨見于左傳襄二十九年不在六樂之列與大武之象異大武之象象王之王之伐維清之象象文王之伐此雖經典未有明文而先儒相傳如此當有本也呂記于維清敍下引劉氏語以象為文舞即左傳之象箭歌維清以奏之勺為武舞即大舞歌大奏之夫以象為象箭雖與鄭異然猶與周禮樂師賈師合也至酌盞明有二頌乃合之為一

舞可乎

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於緯書耳中侯我應云枝

伐弱勢注云伐紂之枝党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我應云伐崇讞告注云讞百姓且告天主為崇也既以祭天非文王事勢必以肇

裡屬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裡一語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闕之則何如仍以肇裡屬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源謂祭天枝伐雖

緯書之說然文王之伐崇類祭見皇矣詩此可證也類祭之為祭上帝見書舜典祭誓及禮記王制諸書此又可信也合二者觀之則以肇裡為文王始祭天非無

稽之談也又周世益功為文王最多文王益功以伐崇之大故文王有聲篇言繼

伐獨舉伐崇為言皇矣篇之是類又正指伐崇之事則肇裡雖言祭實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經證經枝伐之言非謬矣

裂文

朱子辨說譏裂文敘以為詩中又見即政意然清廟敘言成洛邑朝諸侯詩中亦無此意而集傳取之同一敘也是彼而非此何也

裂文辟公錫茲社社毛以為文王錫諸侯鄭以為天錫文王毆陽以為文武錫我君臣於義皆通集傳為諸侯助祭使我獲福是諸侯錫我夫祭而受福不歸功於祖考而以為臣下之力邪揚用修駁之當矣嚴緝又謂辟公夾輔以克興周祚是錫我以福斯尤為忘說嗣王棣政之始諭誥諸侯自當稱陽天命原本祖德以為立言之端乃徒歸美臣下感其翊戴之私恩盡盡俗借道之不置何其陋也

裂文篇皆諸侯語首四語告以文王之德次二語告以武王之德也箋謂辟為卿士公為諸侯殆不然卿士日在王朝豈與外諸侯並教之乎毛義勝矣毛又以

封靡為大累崇為立言蓋王克紂時諸侯無大累於汝邦者仍立之為君嘗論其世知斯語誠然也殷未亡三州之侯黨惡于紂紂誅應概從肅滅但其中或出脅從不皆助紂為虐大累於民武王仍封立之俾得自新洵曠蕩之恩也此時亦杜助祭之列矣其黨惡之甚者則弔伐加焉孟子云滅國五十周書世俘解云武王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謂此也周書又云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則所謂無大累而得封立者也足證此詩傳義矣箋以崇為增其爵土亂非是進爵益地所以賞有功也僅無大累而已遽膺此賞可乎王氏以封靡為媵利傷財字義雖通但詩旨亂不爾

天作

天作詩彼作矣彼祖矣二彼字皆假萬民也彼佗言民之先在岐者佗室以居彼

徂言民之後至岐者望岐而往也蘇氏以假佗指大王彼徂指文王誤矣岐有夷之彼岐謂岐周之君正目大王文王言耳蘇又謂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尤課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子據韓詩改徂為岨又于岐字絕句持之甚堅然徂之為岨是从沈括之誤引岐字絕句又出師心之翔說皆與韓詩無涉也韓惟矣字作者不同于毛耳其訓徂為徃行為道岐字屬下句讀並無異於毛案後漢南蠻傳引詩云假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薛君章句云徂徃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道阻險而入不難朱子徒執其岐道阻險一語改徂為岨竟不思徂之為徃薛君有正訓其云阻險者反明夷行之義非釋徂義也且括之誤引朱子所明知而必欲从之信後儒之

謬說疑古經之正文誠不識其何意

朱子以天作為祭大王詩故首尾俱以岐山立說因以岐山之道路平易釋有夷之行斯舛矣夫有夷之行平易之道也康成引易乾易坤簡易之韓詩章句亦以為仁義之道故曰子孫保之言世世守此道耳今以為道路平易豈欲子孫保守此道路乎

界天有成命

鄭氏論祭天地有郊丘之異固不可盡信至界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詩小敘所言不誣也朱子據歐陽時世論判此篇為祀成王之詩通義辨之允當案以成王為王誦之誦之以來元有此疑賈誼新書引叔向言以成王為堯王子故韋昭國語注以辨之不意先儒吐弃之說復見采取於歐朱二公也至宥密二字外傳訓宥為寬密為盛鄭

箋申其意云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詭敵甚為正當朱傳改訓宥為宏深
近世揚用修非之良有見也案宥字說文本訓寬其見於經傳者易曰宥臯書云
流宥宥過周禮及王制皆云三宥盡說寬義而南華易有在宥篇彼釋文云寬也蓋宥字
義止一寬盡之更無它訓朱子因寬而轉為宏又因宏而轉為深全是遷就經文
以入已說耳况寬仁安靜乃是帝王御世大德以書臨下以簡義衆而寬同義一
二字足兼法千古所以為經也宏深靜密取義不已迂乎輔廣轉為四義尤屬寤

俗作
嚙語

毛傳釋昃天有成命純用外傳叔向語鄭箋亦因其解獨熙廣純固則破廣為光
固為故蓋因外傳訓字皆同爾雅廣光固故必以音近而誤故改之也然外傳又
云廣孚其心以固和之又云終于固和而毛氏引之亦作廣固不應所處同誤况

以固和之終於固和若固為故則二語不詞矣鄭之破字殆非也案韋昭注國語
暨克用鄭說固和則否豈非以固字本無誤乎源又謂暨之訓廣詩書多有之乃
字義之常也亦不必更改

我將

我將兩右皆訓助朱家所同也朱傳釋為右手之右云右尊也此好新之過也于
維天其右之云天降而在牛羊之右天與牛羊敘尊卑乎真屬戲論於既右饗之
云文王降而在此之右不知此字何所指文義難通矣案右字本訓助其作佑者徐
鉉以為後人妄加也此詩釋文云右本又作佑

右手字本作又象形其各字則為助義詩左右流之保佑命爾保右命之維天其
右之既右饗之日右敘有周既右裂考亦右文母諸右字皆助也古經右助字皆

如此它典多沾俗作旁作佑當是衛包所改詩右字偶未改耳朱傳于周頌右字皆訓右手之右又轉為尊義殊費迂回胡其不講于小學也

祭天用特牲而我將明堂享帝之詩反兼言牛羊孔疏以為配者用太牢故得有羊又言夏官羊人釁積供羊牲積是積柴燻在釁下則是槩燎非祭天故有羊牲以見此詩維羊乃為配享而設非享帝所用也辨之亦詳確矣華谷用詩故之說亦引羊人證祭天有羊牲不如孔義之當

時邁

莫不震疊傳云疊懼也疏云釋詁文彼疊作惛音義同案說文惛懼也讀若夢是夢惛二字同音可通用也徐鉉疊徒協切惛之涉切分為兩音詩雅釋文亦然古今異音如此孔所記乃古音又爾雅郭注云惛即懾也然說文惛懾各一字而音

同

明昭有周式敘在位韓詩外傳引之者凡四皆以為任賢稱職之證與毛鄭義相符矣集傳以在位為諸危以式敘為慶讓之典較切巡狩時事

執競

執競森競二競義本同也無競猶不顯反詞也集傳云堯王持其自彊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算得而競字不競之競字乃爭競之競非自彊之競矣又天下之競非武王之競矣豈不毫釐千里

呂叔玉周禮注以時邁執競思文為三夏先鄭引之而康成不从韋昭杜預注內外傳與呂說小異而大同皆以肆夏昭夏當此三詩不如康成所見卓矣朱子取呂韋二注語載之集傳意在與鄭箋立異也然既尊呂說則執競乃昭夏周公

制周禮時已嘗為樂章令鐘師奏之矣乃又謂康成為二王之謚而執競是昭王以後詩夫周公所定樂章安得預歌昭王詩哉前後語句相戾矣劉濼謂時邁思文信為時夏納夏而執競之為昭夏則否蓋不叙斥言其非而又難于強飾故作此騎牆語

思文

貽我來牟鄭引偽大誓泰烏以穀來語證之後儒以為妄說而不用謂貽是稷以貽民非天以貽豈似矣然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稌也天所來也漢書劉向引此詩作釐稌云釐稌麥也始自天降皆言天賜之不言稷播種之也向又言豈王君臣以和致和而獲天助意與鄭同又此詩及臣工篇皆特舉來稌不旁及餘穀與它詩泛稱嘉種語意自殊則泰烏銜穀之祥當時容或有之不得以涉於符瑞

而蔡斥言其誣也又此詩上四句言后稷粒食斯民復其常性下四句言天以后稷養民之功賜豈王以嘉祥使有天下兩意相承也若如後儒之說謂后稷貽民以來牟之種徧養下民則仍是立我殫民之意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國中則仍是算匪介極之意詞旨不冗複哉况后稷播種其為嘉穀多矣何獨取來耳一物鄭重言之也又案來牟大麥也是一穀之名呂覽說文及劉向封事其說皆同韓詩貽我嘉麥薛君云麥大麥也見文選注班固典引曰玄秬黃麥亦以為一物矣惟廣雅分為大小二麥來小麥年大麥朱傳嚴緝以之非是

時邁思文皆言時夏箋云樂歌之大者偁夏又云夏之有屬九韋昭國語注亦云樂章大者曰夏是偁樂為夏古有此名也集傳釋夏為中國且謂肆夏納夏因時夏語得名嘒則執競不言夏何以名昭夏乎

臣工之什

臣工

臣工敘云諸侯助祭遣于廟也朱子非之而改為戒農官之詩夫戒農官何與于祭祀而編之頌乎况合之經文未見其然也經先戒臣工後戒保介勸農之詞獨詳於保介耳其戒臣工全不及農事也又臣工者有位之通稱保介者鄭箋詩及注月令皆以為車右高誘呂覽注以為副俾不以為農官也朱子欲證成戒農官之說特取高誘注而易之曰農官之副凡官有長必有貳何由之此副定屬農官乎且農官之正安在乃獨戒其副乎

維暮之春疏謂是周之季春而夏之孟春一引月令及農書證耕事當在建寅之月不當遲至夏之季春一引王制及明堂位證諸侯朝祭同在夏之孟月助祭而遣應以孟春援據甚詳確後儒多易之左矣至朱子初說言商周改正朔但為歲首其朝祭猶用夏正夫朝祭大事不用本朝正朔則所改之正將施於何用乎夫鳥所銜惟來年一穀周以為受命之瑞故獨著之於思文而臣工詩又特併之下又言帝命言上帝正見其為天賜也若謂后稷播植之則當如生民閔工二詩廣舉諸穀以美大其功矣

命我衆人朱傳曰衆人徒甸也案周世甸徒有二禮記祭義五十不為甸徒是指四邱之甸所出長穀一乘之甲士步卒從君摻狩者也周禮天官甸師徒三百人亦名甸徒用以耕耨王藉國語云虞人終悔者是以臣工詩不言獵亦不言耕耨朱傳所謂甸徒不知何指述朱者何竝無申釋也

管子曰農有一耜一鈹音姚一鍤音廉一耨一推一鉞然後成農而鈹耨鉞三器皆見

臣工詩鈹即詩之錢也用以耕耨或作鑄俗作耨即詩之鑄也用以耜鉞詩亦名
鉞用以獲今備穀之爾雅刷謂之鋏郭云皆古鋏鑄字刷說文从斗作斛引爾雅
亦作斛土雕切鋏說文云斛也楚洽切徐曰鋏鑿鈹刷錄皆同一字案鋏七遙反
邠疏音秋詩釋文云鈹七遙反何士遙反沈音遙方言又有斛郭湯粗切云鑿鑿聲轉也華
說文作米云兩刀函也韋郭音函楚洽切奮音梟郭音駮案說文裡乃諸名世本云衆作
鈹以上為名甚多實與錢一器矣爾雅斫音斫斫切謂之定多李巡云鉏斫別
名郭璞云鉏屬詩疏引釋名云鑄鉏頭也鑄迫地去州也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
春秋云耨六寸以閭稼高誘以為耜苗之器是也世本亦以為衆作之攷工記段
氏為鑄器然則鑄也斫斫也定也耨也鉏也一器也爾雅又云所謂之錯張畧郭
云鑿也又說文以鑿為大鉏此又鑄之同類而稍別者與鉞釋文正義皆引釋名

說文解之劉云獲未鐵也許云獲未短鑿又小尔雅截穎謂之鉞亦言獲也獨此
器無異名傳云錢鈹鑄鑄鉞獲也鈹與鑄廣其名獲言其用矣又案錢本田器名
即淺切後世僭為貨泉字讀如全宅書史皆然惟此詩錢字猶存本音本訓

噫嘻

噫嘻篇昭假鄭引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釋之言能成王業且惠著且至也朱
傳引書格汝衆度則脫去昭義矣

既昭假爾爾字毛鄭俱未有所指孔述毛云王之政教光明至于天下德既光明
顯著如此以如此二字代爾字句法較穩嚴緝引錢氏云爾語詞正祖孔意朱子
初說以爾指上帝集傳以爾指田官俱未妥

駿發爾私朱傳云溝洫同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此言殆非是井田有公田故

在名者以私別之耳鄉遂之田既無君民之分豈得徧名之以私哉毛傳云上欲富其名而讓于下欲民大發其私田孔疏申之以為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讓下也此見盛世君民相愛之情傳疏義優也又朱以溝洫法論此詩者說本鄭箋耳鄭因詩三千里十千耦適合一川萬夫之數當是美三十里分為一部設一主田吏即此詩農夫也故引地官遂人文證成其說但傳指鄉遂貢法矣然夫謂萬夫乃四縣之田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縣蓋與公邑采地并為部何者遂人云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云至畿則中有都鄙遂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故知其共為部也據此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鄉遂都鄙言井田八家之衆亦在其內矣朱子傳用溝洫為說祖而未究厥指

康成之說巧合詩語噫論此詩本指不如傳義之平正也傳云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王申之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亦謂人目所望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萬為盈數故舉十千非謂之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拘拘以夫田之數相配最得之

振鷺

振鷺在假無惡在此無數朱傳以鄭箋解之義本勝又載陳氏說以為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惡我我不以彼墜其命而猷彼誤矣此詩我客兼指二王後周革商命未嘗革夏命也墜命者桀紂也非東樓與微子也况彼墜其命是為可傷有何可猷猷之非人情在惡薄小人或有然介乃以無之自多乎又無惡數而有譽同指客句法本相應若惡屬客數屬我則與有譽文義不實矣

豐年

敘云秋冬報也不言報何神箋謂燹嘗據敘春冬詩祖妣文也後儒各自立說王氏以為祭上帝蘇氏以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集傳以為田祖先饗方社之屬曾氏又謂大享明堂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諸說紛紛皆無確證案宗廟之祭以屢孝思非報田功鄭云燹嘗未可信也報祭上帝謂大享明堂耳歲止一祭不容分用秋冬兩時況明堂樂章已有我將何又歌豐年田祖之祭在孟春吉亥不在秋冬又是祈祭非報祭至秋報社稷當歌良相不應又以此詩為章此皆失之顯然者王曾與集傳之說俱未必然也蘇氏以為方蜡或近之其饗農致天地百物則總於八蜡中矣

豐年敘朱子辨說譏其誤及為集傳仍用其說蓋細思之知其不可易也朱克升

疏義謂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於宗廟

濮一之胡一桂輔廣宗此說

改本作報賽田事

趙氏以此

說為是

而以初本為證殊不知穀登而薦者即月令嘗新薦廟之事也稷菽麻麥皆有薦何無詩乎且此詩稌黍並言將以薦黍乎薦稻

即乎二穀又不應同薦矣晦

稌即乎二穀

翁已悟其非而改克升尚報為是非善述朱者也劉璣疑朱子既語敘誤猶用其

說是後來所改有未盡豈未見初說耶

亦服爾耕亦有高廩二亦字鄭皆訓為大義本釋詁但彼亦作奕孔疏以為音義

同古字容有然矣

源又謂亦者旁及之詞噫嘻之服耕與上駁發言同豐年之高

廩即上黍稌所藏皆非旁及之事惟訓大為允當也鄭意爾雅而疏無發明故辨

之

有瞽

敘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並敘云奏大武也。酌敘云告成大武也。此三頌疏以為一時之事，今以酌箋觀之，殆不然。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告成當在居攝之六年，酌是也。合樂奏並當在成王即政之初，有瞽及武是也。疏失箋意矣。又武頌奏大武而已，有瞽箋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所奏不止於大武也。維清疏云大合諸樂，注謂徧於則文王之南籥當亦奏于此。時又春官大司樂以六舞大合樂，注謂徧於六代之樂，而此箋亦言大合諸樂，則敘所云始作樂是始作大武所云合乎祖，是以大武而與諸樂合奏之云爾。疏謂箋止說周之樂器當獨奏大武，合樂者合諸樂器，非合異代之樂，此未必鄭意。諸器畢備，特作樂之常，何云大合諸樂也？况經所言惟縣鼓是周制，其餘器則虞書商頌已有之，豈特為周樂設哉？

有瞽釋文云無目眇。聯俗曰瞽眇直謹切。案說文眇目精也。从目，夨聲。勝臄皆从解聲。疑古解為眇，許所謂古其古文乎。眇亦作眇。後漢盧植傳注云無目眇曰瞽，是也。又案靈臺傳以有眸子為矇，而有古箋釋古為矇，則瞽非無眸子矣。說文瞽字注亦云但有眇，俱與此釋文異。靈臺疏又以瞽為矇，矇之總名，此皆以意分別，不可執也。廣雅云瞽矇矇盲也，殆通侷耳。

潛

爾雅釋器云椽

音椽又霜甚反說文作椽

謂之漚

音潛同又音岑

毛之傳詩本之小爾雅廣

獸云椽椽也積柴水中而負舍焉。李巡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是潛之為取負器也。古矣。王介甫謂積柴取負疑于盡物不可為訓，故改釋潛為取之深，夫取之深而有多負，殆幾于竭澤，獨不為盡物乎。案古人捕魚之具見於詩者曰緝，曰梁。

曰筍曰眾曰竹竿曰九罭曰罩曰汕曰綸曰網曰罟併此詩之潛凡為名十有二
其中如梁之堰水是為絕流罭之綱目亦同於數罟不僂積柴為盡物矣又案潛
之為負身見唐陸龜蒙詩字作籒音務云錯薪水中則正積柴之謂也其詩云斬
木置水中枝蔕互相蔽寒負遂家此自以為生計春水忽融冶盡取無遺裔所託
成禍機臨川一凝睇陸此詩諷人以知幾也然取者不太忍乎余讀之惻然興斷
罟之思矣別詳附錄

潛篇朱傳引月令季冬天子嘗負先薦寢廟及季春薦鮓乃敘說也吁異矣季春薦鮓之文載
月令第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鮓乃敘說也吁異矣季春薦鮓之文載
在月令三尺笠子皆見之廣獨不見邪修大全者又筆其語於書可嗤也

鮓鮓鯉箋云鮓白鮓也孔疏無申述案爾雅鮓音異音鮓注即白鮓江東呼為

鮓者是也韻會云亦作儵自由鮓音莊子儵魚出遊食之鱮鮓荀子儵浮陽之魚

淮南子儵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皆此魚也埤雅云鮓狹而長似鱮而白江淮之

間謂之鮓亦作鮓音餐羅願言此魚好游故濠梁有負樂之喻理或有然本州謂之鱣

鮓負注云長數尺狀如柳葉今俗呼鱣與鱧皆凡魚也而鱣味尤不膩詩徒

取多負故不辨其美惡與

誰

雖敘禘太祖呂記述之良惟以皇考為堯王烈考為文王則易古注呂謂此詩推
得禘之由而頌皇考為獨詳堯王初有天下宜當之又烈考配文母而言宜為文

王耳源謂造用之功文為最盛故雅頌推本王業但詳文而畧武又烈考文母子

母並稱無嫌古注本通也朱傳不用敘義辨說謂詩不及畧稷則非禘太祖其以

若言禘於文王則與敘文不協

為祭文王則同於箋惟謂益王祭之則異然朱子初說實不如此嚴緝云古注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朱氏从之既以烈考為益沒非益王主祭矣但朱子言禘素不主鄭學初說祭文王未審以為何祭也

宋李樛謂周穆王名滿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有衛侯鄭魯益公名敷而有公孫敷證雖詩祀文王不諱昌之義此非確證也周人以諱事神生時無諱也廟即毀亦無諱也衛侯鄭以襄王同時不得有諱此正與衛襄公名惡而大夫有齊惡事同穀梁傳所謂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是也

昭七年

王孫滿當定王時

穆王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公孫敷當僖公時益公已在二昭二穆之外親盡廟毀不得有諱禮記所謂既辛哭宰夫執木鐸以徇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是也

檀弓

若周公定禮樂在居攝之六年與此二義俱無當何得取以為正乎然而雖詩不諱昌也

曰疏言之矣詩是四海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詞不為廟諱及采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孔語或近之然則奏為樂章必更有釐定矣蓋信古人詩樂分為二致也

載見

條革有鶴鄭云鶴金飾兒疏以為即韓奕之金卮是也朱傳取烈祖箋聲和語釋之夙未當彼言八鸞故以鶴鶴為聲耳鸞首之金有幾而亦和鳴哉况車上設鈴本取其聲革末亟金止以為飾詩人稱美義各有歸宜乎訓解之不同也何得移彼釋此

以孝以享以介者壽疏謂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此良是也又謂孝享介壽通為一事則未盡案三者雖皆指祭言而義亦微別孝者內盡其心也所謂合萬國之

歡心也享者外備其物也所謂三牲負膾四海九州之美味也介眉壽者祭畢而受嘏也所謂小大稽首使君壽考也此三者皆賴諸侯之助綏以多福安諸侯以多福也俾緝熙於純嘏使斷續廣大其純嘏也李氏之解本于鄭箋孔疏而緝熙義較優絕欲諸侯亦享其福耳朱子初說以為均福於諸侯意本相同後復變其說與列文篇錫茲祉福同解未見其勝

有客

亦白其馬傳以為亦周箋以為亦武庚傳得之矣先代之後亦得如王朝自乘所尚所以尊大之也若駁武庚以美微子夙非客所樂聞詩人忠厚之指當不其然且字有四音子餘切者其本音也說文訓箋又七也切此二音人所習聞又音徂鄭風匪我思且釋文云存也士曰既且釋文云徂也又七敍切音取韓弁籩豆有

且鄭云多兒頌有姜有且毛云敬慎兒而韓奕有且則兼蘊取兩音正韻且字音慈庚切而引頌姜且當之誤矣慈庚切應讀如聚與取各一音不知何本敦琢其旅箋謂以治玉比擇人蓋雕琢皆治玉之名本于爾雅非鄭氏臆說也嚴緝據棫樸毛傳謂雕琢分別金玉雕本治金之名其言治玉是鄭意非毛詩誤矣棫樸詩追琢與金玉連文毛姑即經文而分釋之耳非雕字定訓也此詩敦琢自當以爾為正案雕追敦字異義同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追迨也已發上道王使追逐而餞迨之左右之臣又與燕飲安樂之觀韓奕詩韓侯出宿而顯甫餞可見古禮如此朱傳由追之者也去而復還之夫不留之於未行而追之於已去徃返備備重勤嘉賓恐古人無此待客之禮又訓左右為無方說本蘇氏賓禮掌於行人郊勞贈賄皆有常儀饗燕芻宰

皆有定制非可意為享薄也安而留之豈得無方乎
既有淫威降福孔夸傳云淫大威則鄭申大則之義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
子也朱傳雖不訓威為則而意與毛鄭同至呂記嚴緝俱載什方張氏語以淫威
為誅武庚事此最為謬說周家忠孚待人其命微子也但述成湯以聖德受命勉
其踐脩詞氣和平如骨肉相告語並無猜防之意豈於其來朝無故舉敵止之禍
以傷其心哉後世智畧之事偏揚朝廷威德以懾遠夷判賊則有之矣不聞忠孚
之朝施此於象賢之箇也

武

嗣武受之毛訓武為迹謂嗣文王之迹而受之鄭以為嗣子武王文義俱通但雅
頌偁先王皆以王配謚而言其單舉謚惟江漢文武受命闕宮至于文武而已彼

二王竝舉容或消文此媻自益王不同彼例且嗣子之偁雖對文王言亦非所施
於既沒之後當以傳義為正

者定爾功疏謂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云耆昧也誤矣耆昧者謂於鑠王師遵養
時時而釋之耳乃隨武子之言也楚子引者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然並不訓耆
昧豈誤合二文為一乎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以武王崩周公即攝政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廟見而作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
四詩者此毛公之意而王肅述之也以成王年十三免武王喪將即政而鞠廟作
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詩自言不堪任事周公始居攝其小毖一詩則作於歸政

之後者此鄭氏之說也今觀之鄭氏之誤有三焉成王免喪年僅十三自難躬親萬幾周公代聖人又其親叔父也豈不知君德深淺必德其自言不能方始居攝乎誤一也頌雖非成王自侔然必意嚮果如此詩人乃述而歌之觀三詩所言皆敬天法祖勸學好問之事十三歲童子意嚮如此可謂天姿過人矣何至惑于流言疑忌周公積年不悟誤二也又四詩小敘首曰朝於廟次曰謀于廟又次曰進戒又次曰求助蓋因廟而謀因謀而進戒因間戒而求助四敘語意相聯貫而皆備嗣王定是一時之事鄭分肯三詩在居攝前後一詩在歸正後相去七年誤三也則王義允矣宋儒好賤鄭學而閔予小子三詩獨以其免喪朝廟之說者蓋謂周公居攝止行家宰事嗣王見廟臨羣臣當在新立時不應遲至七年後耳不知周公之攝政縱未必踐阼負扆南嚮朝諸侯然謂儼行家宰事未必然也當時出

則征伐四方入則制禮作樂以至建親藩營洛邑事事皆出公手此豈尋常之職乎其訓于王則曰冲人曰孺子曰小子豈臣子對君之侑乎非常之舉非聖人不能行故堯舜禪讓湯益征誅尹之放公之攝皆曠古一見之事姦人託之以為利儒生諱之以為誣其不知聖人一而已源謂成王初免喪時非不祀先接下但公方居攝政非已出不必有咨問之言及歸政之後親理度務自當從容延訪以盡下情博采羣言以裨治道四詩正作于此時耳

閔予小子四詩朱子既謂免喪時作矣及釋并貉桃蟲又以為指管蔡事輔廣述朱亦以訪落篇多難為指管蔡則是成之玉疑周公以至悟而迎公皆在未免喪時矣嘗考之書金縢殆不然也周公居東二年羣人斯得二年以肯_也王崩管叔方在殷也聞之而流言言達於周而王疑王疑而公出不知幾閱月也二年之後

得臯人而王不悟因作詩詒王王見詩而猶不悟始有風雷之警又不知幾閱月也居卷二十七此王肅之說除居東二年前後僅三月耳豈能歷此多故哉况成王哀經之中不應服弁服也宅惡諒陰不應出郊也公亦在哀經中不應迎以衾衣繡裳也皆理之難通者然則四詩之作在七年歸政後無疑也若成王初免喪疑公方甚安得有懲前毖後之言乎

孔疏引曲禮云天子在喪曰予小子以證閔予小子三詩是初免喪時作非也案予小子告天下之恒稱也召誥洛誥及周官載成王之言皆有此稱作洛在攝政

之七年

孔氏書傳毛氏詩傳說同

除喪已久至作周官在四征弗庭之後則即政又久矣又康

王命畢公穆王命君牙亦自稱予小子畢命作於十二年王在位久矣君牙之作未詳何言未必初立時也江漢詩亦云無曰予小子紀年謂伐淮夷在宣王六年

雖未必果爾要非初即位事矣此皆見于詩書歷歷可據者曲禮之言殆未可泥

訪落

庭實也此詩書常訓也陟降庭止言文王上事天下治人皆以直道也紹庭上下言繼文王之直道施於上下也兩詩俱言庭意相符合矣朱傳以庭為庭戶之庭陟降庭止既以見羹見牆釋之矣至訪落之紹庭二語則云紹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夫鬼神陟降於庭本屬虛想非實有其事也將何以紹之况紹庭二字亦不詞矣又朱子解陟降庭止本用漢書注說因謂顏監精史學而不措於傳經之陋故獨得詩之本指源謂斯言不能經義弘深博精於是者尚詆其陋反謂涉獵者得之乎經學之鹵莽必自斯言始矣

艾歷也歷數也釋詁文也鄭訓麟未有艾轉歷而為數不如王氏訓歷之為徑也

集傳謂如夜未艾之艾則艾為盡矣又云予不能及及與盡異義當何適以乎又此篇集傳本順文釋經須語語相綴方得文義蟬連中間脫去維予小子一語殊屬踈忽

敬之

疏謂周頌諸篇皆當時實有其事詩人見之而迷為歌則作者主名不可攷矣閔予小子四篇當是一人手筆敬之篇述成王君臣相告語之言皆旁人代為之詞耳朱傳曰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曰乃自為奮之之詞是真以此四詩為成王作矣

陟降厥士士事也天之事也二氣之運行萬物之化育皆天之升降其事也朱傳曰陟降于吾之所為則與日監在茲意複矣

小毖

莫予幷蜂自求辛螫幷蜂亦作粵夆訓為摩

一作掣同尺制反

曳毛鄭之解與尔雅同其

來古矣訓為使蜂者王氏之謬說也彼之親經字說皆此類耳不意朱呂大儒乃為所惑且安石之為此說者徒見下句言螫耳然辛螫並言豈辛者蜂之味邪又辛螫韓詩作辛敬云敬事也

見釋文

可見經字元多借用非有師受不能得其真徒據今本而妄為穿鑿失之遠矣

桃蟲飛鳥之喻泛言事理如此當謹於徵詩名小毖以此非有所指也疏用王肅述毛言將來患難當慎其小非悔不誅管蔡詩意良然鄭謂成王悔不早誅管蔡以致畔敵此誤矣管蔡乃成王叔父流言僅口語小辜豈得輒加刑戮况此時已挾殷畔矣以為畔於居東後者亦鄭之臆說尚讀金縢書已辨之

鷦巧而危故得巧雀巧匠巧女巧婦女匠襪匠之名而荀子說蒙鳩有苦折卵破之喻即桃蟲也小於黃雀取芻秀為巢大如雞子所須不過一枝爾雅曰桃蟲鷦其雌鷦音艾是也先儒以為鷦鷦鷦亦此鳥矣小艾箋合鷦與題肩及鷦三者為一鳥其以為鷦者即鷦鷦之說至曰鷦之所為所鳥題肩則證杆飛義也然疏云事不知所出矣案陸璣謂桃蟲之雛化而為雕雉責易林亦言桃蟲生鷦鷦與題肩皆鷦鳥意與鄭同其說當有本

載芟

朱子辨說謂載芟良耜二詩未見有所祈報之意夫春祈秋報總為農事故歷言耕作之勤收穫之盛以告神明而一則願其將來一則述其已往祈報之意自在不言中矣豈能句櫛字比務與題意相配如後世諸人較工拙於毫芒者哉

載芟敍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疏引祭法釋之以此社是泰社其禮記祭法疏引載芟敍則以此詩所祈是王社兩疏皆出孔氏而說互異較論之詩疏義長矣詩疏云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王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祭法疏云泰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脩齋盛令以其說詩頌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源謂詩為主為民祈祭誠而疏言况詩言王伯亞放婦媚士依自說民間父子家室籍田終畝為甸徒三百人乃度人之役於官者不應有此併也則籍田與祈社當各為一事月令孟春躬耕帝藉仲春命民社俱在春時而社為泰社無疑矣至郊特牲疏謂社為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有社必有稷稷壇在社壇西或云在其北據此則王社在籍田亦應有稷詩疏以社稷共祭定是泰社又似王社不必有稷說亦自

相矛盾也至崔氏之說通義引穀梁傳語云天子親耕故自立社證其非無本信矣至蘇氏

引以釋此詩敍則未必然耳又案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疏云句龍為后土配社并為田正配稷此田主在當耜田中依樹水為之田主為神農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依之同壇并位也賈氏以田主在耜田中蓋亦本崔氏之說

載芟篇倣載以下方及播穀以上則方闢其土也華谷謂首言芟柞地尚有草木當是新墾之田理容有之故千耦其耜既耕而耜也是去艸木根株縣縣其廣既苗而耜也是去苗間艸不獨箋疏之解甚明即經文前言其耜承芟柞之文後言其廣承傑苗之文二耜之不同一覽而較如也朱子初說千耦其耜本从箋義集傳改釋為去苗間艸未審何意劉瑾宋朱亦指其誤

十千維耦謂萬人相與為耦當得五千耦也千耦其耜謂為耦者千當得二千人也二文有辨孔疏云

有噉其飴傳云噉衆兒釋文敕感切說文噉聲也它感切音義俱不同李氏曰噉者衆人飲食之聲殆合毛許二義而為之說然經文噉字本指飴言則是方饋時耳何遽有飲食聲乎不若毛氏韻增釋為衆聲不言飲食足通毛許之異而經義亦合

載芟之婦士即七月之婦子也皆謂行飴之人婦女幼弱不任耕耜則使之行飴故彼詩父子繼以飴畝之文此詩婦士上承噉飴之語傳云士子弟也義允矣李氏以婦士為夫婦非詩旨

有飴其香有椒其馨古注目酒體言玩文義以當然集傳云飴芬香也未詳何物

是不欲以酒醴當之也案說文云飶食之香也與詩注異朱子其因此而致疑與
振古如苜蓿云振自也鄭云振亦古也鄭義雖本介雅然不如毛之當矣集傳訓
振為極不知何本况極言語亦未順

良相

其饒伊黍箋謂豐年之時賤者猶食黍而彭氏以為無珍味意相反夫農夫豈食
珍者邪彭殆食肉糜之見也大全偏錄其語

茶蓼並見爾雅茶者茶荈葉也

其郭皆引此詩

蓼者蒼虞蓼也

孔疏云

王肅皆以為穢

本作

也田中雜草也

而茶為陸穢蓼為水穢當矣但未詳茶之性狀爾雅茶荈葉郭注引詩

而外亦不著其形今案古今注云茶蓼也紫色者茶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
食明目或謂紫葉者為香茶青者為青茶亦謂紫色者為紫蓼青色者為青蓼其

大不苦者為高蓼

或作馬蓼

此與王氏水陸二穢同意朱子所謂粹

俗作辣

茶或即斯州

但不當以苦菜當之耳

蓼雖穢州然古人飲食資其性味內則享雞豚負鼈皆實蓼腹中又切以和羹膾

與葱芥等耳漢史游急就篇蓼與葵韭蘇薑並列於蔬品淮南子亦云蓼菜成列

說文以為辛菜而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菲葱諸篇

見劉向別錄又北史蕭大園云獲菽尋記氏之書露葵微

尹君之錄又漢書藝文目農家者流有尹都尉十四篇

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其調和食味大有用也良相

篇特以其妨稼故薈之耳案顏師古言蓼有數種長銳而薄生於水中者曰水蓼

葉圓而孛生于澤中者曰澤蓼一名虞蓼唐本州謂虞蓼為水蓼蘇恭注云生

下溼水旁葉似馬蓼大於家蓼韓保昇本州言蓼有七種曰青蓼香蓼馬蓼水蓼

紫蓼奈蓼木蓼紫奈二蓼葉小狹而孛青香二蓼葉相似而薄馬水二蓼葉濶大

有異點木蓼亦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六蓼花皆白子大如胡麻惟木蓼花黃
白子皮青滑諸蓼皆冬死為香蓼宿耜重生合此諸說觀之唐屬二本艸之水蓼
其即顏之澤蓼乎良相所薈當指此艸孔疏引爾雅虞慕之文以釋詩而虞蓼澤
蓼顏以為一艸矣又案蓼字亦作蓼

絲衣

絲衣載弁

箋云載猶戴也

士助祭之服也正祭視濯視牲則使小宗伯令使士則非正祭
矣故為繹賓尸此敘與詩相符合有明證者也朱傳改為祭而飲酒之詩夫祭而
飲酒正楚茨所謂燕私湛露所謂在宗也乃燕也非祭也燕飲樂章不應列之於
頌

絲衣敘靈星孔疏引漢書張晏注釋之漢郊祀記云帝祖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
歲時祠以牛晏注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又後漢書祭視記
云漢興八年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稜配食謂天田星也與班書晏注同案農
祥即房星以霜降不見東方則祠靈星當在夏九月矣論衡謂靈星即龍星又謂
周制春雩秋八月亦雩今靈星乃秋之雩此語非是雩正祭在巳月祈祭則秋之
三月皆可行春秋非雩之正期又雩祭祭五精帝非祭靈星不得合為一祭且八
月龍星未見安得而祭之通典亦言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殆襲充
之誤也玉海云周書作雩農星皆與食今周書云日月星辰皆與食不云農星玉
海據宋本當不誤矣

禘有二種亦是正祭時既設祭於祭又求神於廟門之內禮記郊牲索索祭祝於
禘及小雅楚茨祝祭於禘是也二是明日字亦作釋祭時設饌於廟門之西室郊特

牲禘之東方失之矣及頌絲衣是也繹與禘同時而繹其大名也廟門外之西有堂有室繹于堂以接尸禘於室以祭神是日祭禮簡接尸禮大故絲衣敘繹賓尸春秋宣八年至午猶繹皆言繹而不言禘特牲疏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事神簡接尸大

不吳不敖吳字有胡化下慢五乎三切而義同胡化切者何音也下慢切者陸音也俱見釋文五乎切者徐音也見說文韻譜陸徐兩家說吳字俱據說文而音形各異未^正知誰合古義耳釋文云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音此音夙驚俗也音話^{下快}今說文云吳姓也郡也一日大言也从^{祖力切}吳傾頭也^音五乎切^音徐錯曰大言故失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諸者改吳作吳又音胡化切其謬甚矣陸引說文作

吳而今本从六口然則今說文吳字豈徐氏所定乎至于口下大及胡化切說本何承天其來已久徐氏謂今人寫詩之謬殊不可解又大言何須失口不如口下大取義明捷何說較優也但史記孟本紀引周頌作不虞不驚趙世家索隱亦言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封虞亦姓吳虞本以吳得聲古字通用多取音形彷彿又似从六口五切為得也黃氏韻會虞卦兩韻收吳字禘韻收吳字而於虞韻取徐說於卦韻禘韻取何陸二家之說不辨其孰是得闕疑之道近世楊慎古音略以何音樺作吳亦从陸音話陳第古音攷从徐音吾作吳殆一篇之見也又案孔疏述毛絲衣吳字作娛云人娛樂必謹謹故以娛為謹定本作吳泮水吳字依王肅作誤云誤與傷為類故以揚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毛傳不破字而兩詩吳聲古字多假借文同不妨義異毛公得于師受說必有本得其義可勿泥其文从

大从六非經指所闕兩存之可也

酌

遵養時晦毛以遵為率養為取謂率此師以取闇昧之紂指堯王言也鄭以為追
美文王言養紂而老其惡按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會引此詩證攻昧之義而鄭之
曰耆昧也註云致討于紂則養之訓取春秋時已尔毛義有本也永叔曰還自循養與詩
俾晦後儒多从之語雖美恐非詩指况以此語指堯王愈不得言養晦五年須暇
姑緩紂誅身何嘗自晦哉

釋酌頌者多異說而傳為正矣傳意云於美堯王之師也率此師以取闇昧之紂
於是周道大光明矣是用天下無不助之所以然者因我周之受殷用天人之和

龍訓和辨見商頌

不以疆力也躊躇然有威武者堯王之所為則用使後世有所承嗣實

維爾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矣大介有嗣參用歐蘇述之餘皆疏義

桓

書牧誓云桓桓而詩亦有桓桓書堯成云大賚而詩亦有賚頌名雖同義實別矣
牧誓勉將士武成言賑賜而賚頌謂封建也

賚

敘云大封于廟也封於文王之廟故述文王之勤勞以勸敕諸侯也朱傳本遵敘
獨首句云此頌文武之功與經文殊不相合劉璿謂朱傳頌文王之功亦如大武
魚頌文武之德不知大武篇經文文武並言此篇經文言文不言武豈可相例邪
朱傳文武當作文王定豈傳寫之誤

賚殷二頌皆云時周之命言此周之所以受命也一則由於勤勞天下一則由於

懷柔百神各承上文而明其致王之由耳集傳以賚頌云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商之舊于義短矣周之代商當世共知何煩作驚喜之詞以自夸詡邪殆淺夫俗儒之情非溫柔敦厚之旨

般

哀字三見詩常棣般武及般是也三哀字毛皆訓聚鄭則般頌獨訓衆案爾雅云哀聚也又云哀衆多也聚則必多二義相成鄭不為易傳矣韻會謂哀通作培引易哀多益寡古易作培多為證案古易培多見易釋文及玉篇誠有之然培乃把取義與詩培克義同非此三詩之培又字或作衰衰乃衰揚字傳毛切當是借

用



